雅亭集 亨

序 傳

跋

記

雅亭遺稿卷之三目錄

文

雅亭遺稿卷之三目錄終

雅亭遺稿卷之三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文

楚亭詩稿序

歲甲申余過白永叔薰陶坊第見其楣揭樵漁亭參字字皆怒磔活拏永叔詑曰此余同閈故朴承旨之子十五歲童子之爲也余瞠乎却顧歎未曾見朕知爲書而不知有詩也越二年冬金子愼貽余詩二幅曰此爲永叔之楣之書之童子之詩也詩與書角而顧媚焉朕知爲詩而不知其貌與心之何如也時余

居母喪不得躬往從之每遇白金二子輒問訊其貌與心之何如也旣久之貌與耳熟心與想融於貌幾得十之七八於心幾得十之四五越明年春余更過永叔溪出南山漁漁而流逝于門外童子出門嶷嶷而步遵溪而北白袷綠紳于于如也額穹肰而目凝肰而色敷媮而奇男子也余心知其爲朴氏子也目送於途童子亦若心會熟視以過余心以爲是子必踵余於白氏之室少焉童子果至持梅花詩爲贄余詷之以神氣試之以言譚扣之以志節照之以性靈驩肰相契樂不可堪後童子過余貽詩五百言盖有

古君子結交之風焉今年童子寇宇在先在先毎對人不能言對余能言余亦聽人言不能解聽在先言能解在先對余雖不欲言其可得已有時乎破屋風雨蕭然相對百帙横縱放燈甲間盡情譚吐靡有攸隱天地之往復死生之乘除古今之興敗出處之得失以至溪山朋友之樂書畫詩文之致激之則相悲按之則相悅已而寂然相視以笑盖不知其何故也雖然在先之才藝可能也在先之寡欲不可能也故其詩澹泊瀟灑克肖其人往年旣屬余評選楚亭詩集今又再屬評選余評選已覆全副而笑曰是何評

前褒而後刺也在先曰是可以致攻詆也在先閱評選而笑曰是何詩前媚而後峭也余曰是可以見詩道也余不云乎代各有詩人各有詩詩不可相襲相襲贋詩也在先盖嘗悟之云嗟在先在先之一十九年知夫在先必者凡幾人矣

碧玉欄詩稿序

碧玉欄詩稿一卷余同姓善甫所撰也前年余遊燕而歸則徐農丈每言必盛稱善甫余曰善甫為誰曰少年詩人佳公子也一日善甫始來見余貌雖文弱而語移時凝沈端詳無世俗子弟浮淺躁擾之習余

甚異之盖嘗聞其伯氏莞爾公近世之名宰相也風流文采磊落爾雅好與當世賢豪長者高人勝流爲文史蕭閒之遊城東樓臺甲於漢陽置酒雅集往往爲豪舉張琴瑟盡歡而罷善甫幼時已以闒茸猥雜碌碌鄙夫爲大耻盖其見聞然也莞爾公既捐館舍賓客散去家益零替善甫孑然獨立頗能幹家政稍稍從騷人韻士佳辰名節嘯咏遊讌嗟乎如善甫者詎不謂莞爾公之能弟也耶今年春余遊善甫之園白松黃楊雨蝕而苔剝巖花撲袖池波映顏悵望盤桓慨想前人庶幾瀏覽其遺風餘韻善甫亦愴然久

之出其碧玉欄詩稿請余序余曰何謂其碧玉欄也善甫曰歲丙申不佞淹病幾欲死莞爾公迺邐而至撫摩而温煦之因以碧玉欄三字賜之懇懇鄭重宛如平日不佞既受之且喜且悲欲問其旨瑟縮被池裏泠然醒覺諄諄之音猶丁寧響于耳至今四五年盖不知其何祥也古有掌夢公其釋之余曰此有三善其旨微矣夫碧者文章也玉者美質也欄者防閑也斐蔚以賁其躬温栗以養其質然後操禮節而撿攝毋或使之外馳莞爾公篤愛善甫不以存沒而有所異善甫其可不惕然而有戒也哉不惟士君子言

行藉此三者爲詩之道亦不外此善甫品高而神靜故其詩疎朗秀逸無僻澁之調煩急之韻一讀可知其爲人云

鄭耳玉詩稿序

鄭君耳玉卜居於浦溆堆阜之間敗屋數椽風敲雨壓厨煙蕭瑟顧從人借奇書呫吟日夕抱膝支頤時復忽忽獨往水樓山榭掇幽花憩嘉樹極目煙波風帆微茫俯仰徜徉如有所感觸者咿呀而返則得詩三五十篇而飢已數日矣卽又賒飲村醪隨意而來到余青莊之館探出懷中詩卷輒勸余讀已耳玉必

曰何如夫吾詩吾猶不知爾惟君知之故吾毎聽君之一言然後始定吾詩之如何余輒嘗試曰余何以知之耳玉輒憮然曰吾詩其應不佳也歟余笑曰君詩頗好矣耳玉遂促膝而前曰其然乎余迺把筆且咏且評掀翻而飛揚之耳玉始信其詩之甚佳不勝其喜因宿留談笑而去如是者歲四五焉嗟乎耳玉生年三十有餘歲落魄無所成亦無可以宣洩其胸中之奇氣名不出里閭而惟感余知其詩余亦狂生日益飄落好評點騷人才子之集然駁其疵則或怒以爲故抑而遏人揚其美則或疑以爲陽許而媚世

是不惟不自知其詩亦不知余之甚者也其或不知人之詩則固也天下寧有如余之拙而能欺人乎哉於是稍稍厭見人詩而人亦或有叛去者其能深信余者惟耳玉而已故余亦有感於耳玉耳玉之爲詩用事艷異命意奇冶美人香草金膏水碧托情寓興婀娜瓌瓏心搖而目蕩無悽楚酸寒東野浪仙之音盖其才性然也

士小節序

德懋著士小節八冊凡三篇曰士典曰婦儀曰童規總九百二十四章德懋家世醇樸家大人教德懋不

施夏楚訶責不抂外傳不離房闥之間而勤其課讀禁止其外誘而已以其體氣羸薄故不敢作惡禀性謹拙故不敢違訓匪所謂質美而志夫學者也盖欲察乎小節寡其過而顧有所不能人有恒言不拘小節竊嘗以爲畔經之言也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細行即小節也尚書大傳曰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故小節之不修而能致其大義者未之見也論語揭鄉黨之篇管氏紀弟子之職皆小節也昔周盛時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

三千周衰而諸侯踰法越度滅其籍至秦大壞漢興而禮稍出焉纖悉曲折皆本乎小節至曲禮而始著矣孔穎達曰周公述曲禮節威儀陸德明曰曲禮是儀禮舊名然則周公亦嘗從事乎小節漢唐之儒嫺於度數名物宋元之儒詳於理氣心性著書垂訓不爲不少其專言小節盖亦鮮矣竊意日用常行不失規度以爲固有之事顧不足以煩言歟雖然不拘小節之說肆行而士無所顧忌於是朱子憂之述小學之書立教明倫以至于心術威儀衣服飲食之禮皆所以備小節也德懋亦嘗謹讀而持循之然生于六

七百年之下處乎遐僻之鄉古今迭遷風俗不齊習氣彌渝反諸身而驗諸心其於小節不能踐之者十之七八有所自得而能行者亦幾十之二三其所能行者少則爲善甚難其所不能者多則不幾於爲惡之甚易乎常恖身不修小節而家人之無則也惕然而思載之于冊不擇其煩複不刪其委細以其貧賤之士也故其所道說多貧賤之節而援昔賢遺訓備箴警也紀今人近事資觀感也匪敢曰範俗而規人只自爲身家之法則而已士典姻所自砭以期乎寡過婦儀以之警戒室婦童規所以訓夫子弟茲亦庶

幾不墜家大人之教德懋者云

紀年兒覽序

不佞嘗讀顧亭林朱竹垞之書朝章國典辨覈精微博極今古元元本本務歸實用喟然而嘆曰今世亦嘗有斯人乎哉有則吾將就而質之蓋嘗求之有年一日謁金嘐嘐齋先生先生曰李子萬運老儒也嫺於 國朝文獻援引古事犂然有據幾不錯其日月不佞心自喜曰斯豈非所謂今世之顧朱耶即起往拜李公于東里茅齋蕭然顏髮清疎端坐于書帙鱗次之間方眼帶靉靆手握籌考驗往事沿革之世推

計前人生卒之年於是不佞試舉檀箕以來至于
國朝嘗所疑難者三五十事質問之公喜氣見于眉
宇若有感乎後生之能就問也口對手畫旁抽羣書
識大小覆同異祛疑正譌纚纚乎博聞之淵藪也又
問勝國以上文獻之無徵公嘆曰唐李勣旣平高句
麗聚東方典籍於平壤忌其文物不讓中朝舉而焚
之新羅之末甄萱據完山輸置三國之遺書及其敗
也蕩爲灰燼此三千年來二大厄也仍出中國東方
紀年兒覽托之曰此吾所編纂也學士文人脫略於
名數之辨粗識中朝年代而於 本國則顧茫然不

識此何異不記祖父之年甲者耶今見子頗饒聰明
願修補此書以爲不刊之典不佞謹受而歸編摩凡
二閱月而成盖中國則起於鴻荒十紀之世迄于清
封建列國僭竊之流無不備書疆域州郡亦附于後
東方則三朝鮮四郡二府三韓三國高麗以至于今
而屬國疆界郡縣總數紀載于下至若渤海日本世
系州郡駕洛琉球世次亦各附錄大抵中國東方及
瓜分之世互舉年代以便計數是書詳於紀年嚴於
正閏畧記事實亦謹書法　明朝及本朝稍加該備
此其大槩也不佞旣奉公托修潤增補則謹書修增

二字於上以識之書凡二冊見覽者何也公則自謙以爲童孺之所可覽觀然唐孫奕纂字書一部名曰示兒編其義一也夫此書爲史家之總領先使童孺貫串習熟瞭然在目則至若二十三史東國諸史本朝列聖誌狀寶鑑舉而措之如緣涉階級充牣間架甚易與耳語其精約則爲小學名數之流及乎宏博則爲大人經國之學顧不重歟書垂成而儒士之願謄錄者踵相接也亦可知其必傳世也云

宋史遺民補傳序

宋室亡而胡元主中國士大夫隱遯不仕歿而靡悔

者較前代尤多其歿也後既不入宋史則明太史宋濂之作元史也不依舊史周三臣之例别立宋遺民傳只以若而人散置雜傳反有愧於脫脫矣謝翺鄭思肖王炎午義例已論之而如山陵收骨之唐珏不負知己之張千里衰服終身之許月卿童年守義之潘音見幾先隱之劉揚祖此其著者又或不應徵辟或謀復帝室或不紀虜年或不改宋服或隱居講學混跡湖山或爲浮屠或爲道士其義一而其事不一今取諸書所見以類彙篇爲遺民傳至若趙復馬端臨輩其志固可尚而州學教授亦失身也故不采錄

惜乎其見義不明矣

飲中八仙圖序

圖凡八幨皆飲者也第一道人裴眉聳而目光照地頹然坐馬背巾袂拂拂如風中峭帆鬅頭蠻奴左提壺右拳鐙仰面諦視不勝憂恐馬亦凌兢爲之乍步第二豐下虬鬚倚椽漆高卑睨視賈人車堆紅麴而過口吻津津舉袖拭鬚方領以下緋袍色滴滴妍鮮如新出於染第三閒居服皤腹于思退讓謙恪無鬱悒失意之色蕭然一高亭壘壘犖危雜錯羅列兩手提爵耳一吸而盡滾滾汩汩如聞其聲第四崇樓曲

臺碧樹蔭暎少年娟秀被服都雅縝髮膚雪白目澄渟凝眺天天寥廓絶纖翳持一觴將進未進神精朗出雲霞之外第五蒲菴安繡彌勒相好端嚴楊枝淨瓶數弓之地位置蕭閒宰官具僧伽梨坐團焦引滿跌宕頹稜渥赭了無煩惱想第六碧氅如削綠波盈盈大紅船橫入高柳陰雲麾星罕飛揚掩映昭容黃門催呼絡續岸烏紗拖金龜神彩煥發據地瞢騰稽首而對第七肩破蕉衫散髮蘸墨瀋箕踞傲兀于硯屏筆牀茗鑪酒樽之間恣肆放縱奮迅之極筆飛如羽颼颼然欲鳴觀者莫不愕眙第八裹頭披壞色袍

昂藏凭隱囊置杯席上挂紅拂于頤軒眉瞪目胡盧絶倒四座之客揎袖斂襟犂然傾聽不知膝之且前畫者盖演杜甫詩八人名氏可按而知也古人圖畫皆寓勸戒奚取於飲者雖然陸探微有沈曇慶醉像圖毛惠遠有醉客圖戴逵有七賢圖史道碩有酒德頌圖張僧繇有醉僧圖閻立本有醉道士圖此皆沈湎流連遺落時務直一酒徒而止耳可戒而不可勸然則惟八人者其可勸而不必戒歟嗚呼八人者皆唐之賢公卿名士大夫草澤布衣名行藝能灼然俱可觀或遇焉而不終或沒齒而不遇如之何不托之

飲以按其磈磊不平之氣也哉故遇焉而業嗜飲者不足勸也至若使之不遇焉而業嗜飲者亦可戒也惜乎明皇之智不及于此杜甫之世飲者不止八人獨於八人稱之曰仙何哉超然輕舉之謂仙盖譏衆人之偒潯而徒飲焉作此圖者其可與言杜甫之詩也歟臣謹序

塾講規約圖䟦

欲知學術之醇與不醇只尋門路之如何門路非徒然而知也晦菴朱夫子小學書近思錄栗谷李先生擊蒙要訣聖學輯要工程之先後犂然條例之大小

井然舍此則難乎得其門路之正大也余讀近世新安儒者施虹玉氏塾講規約生乎朱子之鄉講乎朱子之學其爲言也洞達坦易易知易行承襲乎小學近思符合乎輯要要訣其不爲旁門捷路曉然明白也今年冬趙敬菴編次爲學之方圖說余引此書紬繹其條理敬菴賛嘆良久請余排列爲圖余於是對待而承接之作九圖載於敬菴之書吾邦之儒者未能博觀動必曰今中國薙髮無學者而亦安得有朱子之學余甚不服此言而表章於敬菴敬菴深信余言敬菴爲學之公正亦可知也已虹玉名璜講學於

還古書院編輯五子近思錄發明盖康熙時人云

題靖難功臣張公券軸後

張君鉉豐齋其十二代祖靖難功臣莊襄公哲券軸示不佞券即古鏡面紙色黯黄聯五番縱周尺一尺八寸强横十九尺弱朱絲欄一百有六一欄楷書可二十六七字字勁而妍安吏曹之印凡十繆篆九折方三寸五分朱艷然如染下方列書別監暨吏曹員都監員二十人皆具署押蜿蜒欲動盖經兵燹往往有燒痕錫券在洪武三十一年距今三百九十五年公之豐功偉烈載在國史塗人耳目則固不必藉此

一古紙傳諸千秋然恭惟我 太宗大王在靖安邸時御諱寔載券中謹稽當時事宛然如隔晨怵惕主臣奉玩典感賴有此紙在爾至若券之尺度與夫諸公官階職銜印押之式古今異制可案而考掌故者有所徵信不但爲張氏萬子孫永世之珍藏而已也公卽高麗太師貞弼十七世孫而 本朝開國功臣花山府院君思吉子也五世孫訓鍊正翮起義兵討倭死之子軍資叅奉士逸廬墓不勝喪而歿叅奉從子漢妻李氏節死於丙子之難三世棹楔照暎今昔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惟張氏之謂也歟正

六世孫志泰以嫡長官　愍懷墓守衛官使其子鉉豐蒐纂世德印行于世要不佞書于券尾

題朴在先撰朴長國夫婦孝烈呈文後

余讀前史孝烈傳反覆三四涕泗橫集不惟眞至之行藹然觸我衷情槩由文字亦能動人今讀朴孝子沈烈婦呈文何其使我累欷於邑不能自己如讀前史也假使操觚者記此事不過曰長國覲父獨行溺水而死沈氏聞夫之死乘夜沒井云爾則孝烈固孝烈其動人則未也旣讀前史與呈文始知孝烈未嘗有今昔之不同而文字古猶今也然其動人不動人

在作者之如何耳

覺非菴記

杞溪俞士鳴名其所居之室曰覺非非者是之對也誤而爲過故而爲惡皆不是之名也士不可一日而有非亦不可一日而無覺覺者明也是與不是之幾也夫舍其不是從其是乃所以爲眞覺也余嘗試問之曰覺之前爲非幾何覺之後不非者亦幾何士鳴愀然曰幼失學性且躁急惟意之行無所顧忌年十五六不告家人東遊金剛北上七寶長白諸名山凡幾月而歸其言語之妄而行止之不謹心術隱微之

病皆類是其爲過惡可勝道哉年旣壯益無所賴則忽悽然自顧而悲瞿然而覺其非也自慚自悔爲善之心油然而生然爲善之效則至今漠然不可期何也余曰善乎子之爲心可以進於君子矣雖然人孰無非非或自覺則輒沾沾曰我纔有非而我能自覺云爾而已則是固徒覺而只益其非也凡吾有非初不覺其爲非或自我而悟焉或因人而感焉則必深究其何者爲過何者爲惡昔何以爲非今何以自覺覺之柰何慨然太息痛自悔責亟去其不是而思所以充其覺而已矣未覺之前我則爲傝𡠋之鄙夫幾

何而不爲元惡與大奸也旣覺之後我將爲慈祥樂易之吉人善士安知不爲聖人之所與而君子之同歸也哉嗚呼七情之發惟怒最甚昔薛敬軒先生自歎其治怒二十年猶未克去夫肰則中人以下怒固不可以不深戒也凡吾所以應事接物居肰忽然之間因一意之不協衝氣之所發容體以之粗暴衝聲之所發言辭以之乖戾父母之訶責師友之規警無得而入焉此怒之爲非而不能眞覺者也喜哀樂愛惡欲不得其是者可推而知故君子防之於未肰克之於已肰而覺爲之幾也士嗚庶幾不爲徒覺焉爾

則余之爲記亦不至徒言而止爾

癸巳春遊記

癸巳閏三月余與燕巖泠齋將遊平壤二十五日宿坡州自弘濟院至綠礬峴路曠白平直馬爲之工步坡州路北林阜上二石人歸然而立一大一小面灰靑可怕盖其東山凹處三角山隱然而窺置此守望壓勝二十六日朝登花石亭栗谷先生別業也壁有松江文谷諸名賢詩又有明使黃洪憲諸人詩雜樹萋綠禽鳴嘈嘈前有九檜江流如月裴回緬想懷不自任如在橫經摳衣之列日午飰于開京梁士人廷

孟家進士林昌澤號崧岳性敦孝能詩文嘗從三淵遊著崧岳集若干卷有黃固執傳林將軍傳勝國之末開城尹曹仁子義生及林先味等七十餘人杜門守節白刃當前爭先延頸其遺裔皆廢不用李養中麗亡遁居憤車原頫之寃死嘗於打魚會怒破盛醪甁人號破醪翁吉再投燈趙云仡擊案事見崧岳集杜門洞今銅峴也亦有不朝嶺掛冠里進士韓命相博識掌故著開城誌甚詳悉余嘗聞名於趙敬菴今欲訪之而忽忽未果與冷齋登南門 國初所造而東邊無城西邊有城無雉門無鐵扇東邊連建鍾閣

高麗忠穆王時元遣大蔵庫副使辛裔鑄鍾金剛山将歸王謂裔曰大鍾久廢願因巧冶之來而更鑄裔諾成之懸于演福寺　國初移懸于此李稼亭記之蹲龍鱗甲磔然欲動厚幾周尺二尺夕宿青石洞脩谷漠漠水石悲激豹脚之蚊黃昏成雷與燕泠二士出游街上老人彈伽倻琴又引奚琴能歌又蹙口吹葉激壯哀烈巖藪爲鳴二十七日朝出青石洞午飯于麻唐店店則平山地而產火石平山土赤而路旁往往水磨石如棗如荳雜凝于土成塊磊落邃古之初積水之所貯不知何年水殺而爲陸夕宿蔥秀店

斜陽驅馬田水明滅古木離奇令人層動田園之想店舍或覆青石有山陡起于店南奇怪秀麗雜樹敷葉帶以長川峰影倒蘸蹲以略勺文魚聞履響而波立花鴨駭衣影而沙步於是與燕泠二士狂喜欲舞踞于石榻榻之東壁砑然如觴有水滴滴觴郭皆花斑堪刻圖章朱蘭堣横書玉溜川字大如掌旁著圖章又有玉乳靈泉四字旁刻長白劉鴻訓燕巖嘗工畵石見此以指頭劃空作起草狀曰皴法非鬼皮非馬牙欣然如有得泠齋拔刀磨刮期得金星鸜眼艾綠蒿白榻西又有聽泉仙榻四字上有細磴水滴如

雨蔥者靑也蔥而且秀國內之山莫過此也遼東有蔥秀酷類此山仍以名此云壁半刻趺坐觀音像肩足端好俗以爲朱蘭堣像非也二十八日午飯于瑞興登暎波樓樓龍泉館之門樓也前有長川瑟然而明飮于李樟家田頭灌水器曰戽立三木縛其末懸長斗於下斗有柄持其柄俯仰之水汩汩注于田其形宛是戽下斗也一名龍骨俗曰龍斗井欄或以木或靑石刻其頭横接宛成井字形盖井字非取凹陷之像而取井欄之形以此詳究民生日用無非字義自此以西路旁巖石往往成臼田疇四高中低或陷

而爲穴西人之言曰海西多瞽地形使然然嘗閱西土空裏飛絲入眼不惟多瞽馬瞎者亦多夕次于劒水店石立狠溪鳴厲

峽舟記

丙申三月廿五日同鄭生士元鄭童子慶參至靑橋沈子承家呂弟文仲來待同出光熈門憩于箭串之峴東望峩嵯山赭抹鐵積屭贔無毛山下平原綠芴芊芊國馬之齕田麥離披路如匹帛但聞天鶬之音到纛島邨舍元季有權童子仁哲先來待之已久同乘小艇擧帆將發有一短書生盤桓水步凝睇舷艙

麪朴在先也遂回船同載中流讀其所撰送元玄川先生入峽序辭甚悲激鄭童子手攬水草問名余舉詩疏及杜子美詩水荇牽風翠帶長以訂之楮子島有百濟温祚王古城址其下有許滄海舊居余十年前過此有詩曰江長處士尊周節城古孱王據蜀心日下春八[illegible]宣陵齋叅奉趙丈德洵及元玄川丈欣然迎之日旣夕宿奉恩寺廿六日朝飡玄川丈從齋來督行李乘舟泂沿中洲元季有朴在先呂文仲鄭童子乘宅舟舉手勞勞櫓響鴉軋悵望久之人影迢迢不辨眉眼衣縞益纖北岸沙塲相綠迤迤善崩有

竅如鼇窠舟之所歷有燕千百從竅而蜚翅不深玄領亦淺黃此胡燕也俗名明漠舟人曰亦名鬼燕沙洲草潋濆漾綠淨歷三田渡遁邨書院五子亭春草亭玄川丈誦名媛李氏詩曰江深曉潮色村靜午雞聲又知爾來時逢海雨船頭斜掛綠蓑衣舟人皆着布巾舟人之子年方十一歲見岸上少年角射喃喃詬之曰國有喪何忍角其技耶嗟呼讀書稱儒生可愧此子者多矣夕抵平丘驛店宿是夜雨廿七日乍雨乍風黔丹山始有峽氣奉安驛產黃丹元時置官採之燔青亮合此爲藥則亮色明瑩斗湑一名黑水

兩峽陡起石皆純黛齦齶怒兀獰然欲齧

伽倻山記

壬寅二月十八日早飯發行居昌茂村四十里點心加祚村四十里秣馬陜川海印寺三十里宿茂村郎金泉屬驛也行十里過居昌府治晡時到加祚倉古加祚縣也稍稍有甿家行五里地名龍山伽倻山路峽口也東岸有九日書齋石立川行頓有幽趣緣溪以上石皆馬牙皴樵人接踵而下如駭鹿奔獐樹末夕照澹紫有數十家懸厓而居號末丁村行二十里人語天半馬嘶霞外始逾一嶺地勢低下日落淒寒

行二三里海印寺僧數三輩領村童六七擔藍輿來待乃坐轝行二三里又有一村亦曰末丁村人四五持炬引路轝人跳澗踏石捷於猿猱星光漏樹水聲撼峽行十許里寺僧十五六持炬來迎迥如濕螢到寺歇于窮玄堂僧供蜜䊀饊子棗柿之屬又供夕飯石耳吉更馬蹄蔬鹿角菜皆可口燃燭觀大寂光殿釋梵學稍慧可語索見寺志而宿十九日夜雨早飯發行星州楊亭村四十里點心星州牧三十里宿佛堂凡九僧寮凡十二自古遭火燒甚頻庚子正月又火佛堂三僧寮九今者始建僧寮而佛堂未搆大寂

光殿即古毗盧殿而弘治中 賜今名僧言是新羅時所建按志即 世祖諭監司改搆不久而傾 仁粹大妃命改建任士洪所記如此堦二十級堂四十六間甚宏敞雄麗毗盧坐佛可二丈左右二佛差小香爐二坐烏銅銀花嵌以梵字明潤奇巧不知何代之物有鼓一面桶塗倭硃僧言此是哀莊王時鼉皮所鞔而以余觀之明是牛革仍索天將笠子則僧言火于窮玄堂北有普眼堂即藏弆八萬大藏經南北二閣俱十五間廣各三間總九十間中設三層架滿揷經版鱗編羽櫛洵是壯觀版長可周尺一尺半廣

可二尺只有邊格無烏絲十二行十四字字如碁子
雖楷精無可取法版俱髹漆不甚光潤四隅薄銅裝
釘按古蹟志哀莊王時陜川里胥李居仁入冥府逢
三目王發願歸告于王王命雕版于巨濟島中移藏
于海印荒唐不可信毗盧佛左積　世祖朝所搨經
卷試拈二卷下方一刻癸卯歲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一刻甲辰歲按古志哀莊王丁卯開雕與此矛盾且
哀莊王唐德宗十六年庚辰立十年唐憲宗元和四
年己丑爲憲德王所弑元無丁卯歲高麗有八癸卯
八甲辰似是高麗朝所雕而未知何代若使我盡閱經

版則必知其緣起而不可得也版端冒格皆刻某字
第以千字文某經幾卷幾張有時張作丈此必是我
朝人補刻也盖與中國毛氏汲古閣書籍版可以相
埒世言蟲鳥不敢棲塵埃無所羃而北堂前東第一
楹即黄榆木大可三抱有蜂因竅成房余試執一二
版塵煤涴手人之喜說謊類如是北堂中一間亦安
一佛堂西有真常殿弘治年間建後壁垂織成千佛
錦障佛如小指皆碎如蝶衣僧言是月支國物余笑
而唯唯堂中左右有塔屹立石雕金塗右三十三級
左二十級右北壁下安羅末希朗禪師木雕像面手

縣漆筋骨皮削襟披胸現乳間有竅容櫻或象伊人生時中脘灸瘢或是雕造多年腐蠹成竅世傳此穿胸國人然嘗見三才圖會穿胸國貴人必以長杠貫穴兩人擔之若藍輿然今希朗之穴僅容筆管假令爲穿胸國大貴人貫而擔之則杠折而不可動矣洵如傳者之言則巨無霸是龍伯國人昭烈帝是長臂國人湘東王是一目國人王德用是昆崙國人希朗之旁有崔孤雲畫像巾袍雖是唐裝顏髮恐不如是版俗西有高阜曰學士臺登此可攬海印全局左回右抱北高南低而急澗前奔紙閘穀碓沿水碁置澗

西高岸又有精藍名曰願堂僧言哀莊王駐蹕之地也仍坐藍轝出紅霞門峭峰削壁夾澗而起紅流洞落花潭懸瀑停滙白飛綠沈樹石俱怒煙霞欲皺蒼壁鐫名令人敗興袁中郎所謂青山白石無罪受黥諒非虛語東踰數嶺十許里始跨馬向星州黑石白石萬萬散落往往產白土可燒磁器午到星州楊亭村有檜淵書院卽鄭寒岡俎豆之所而明日爲春享院長裴欽祖使齋任持肴酒來饋店舍致語以爲齋居不可見客余亦謝以主人齋居客不敢就見行到十里有西川書院卽寒岡之兄西川府院君崑壽也

兄弟一州俱享血食眞希有也星州治西有關侯廟
余入謁仍向店舍宿二十日雨早飯發行河濵店四
十里點心大丘三十里宿細雨中渡洛東江江流泯
泯南岸斗起橡槲雜植星州古之碧珍伽倻山川平
遠澹沲人煙林樹可堪入畫沿琴湖逶迤南馳平疇
曠野一望如砥大丘是衣食之鄉良有由也府城堅
緻勝於全州而女墻崩剥城西北有土阜偃如城隍
蒼松翳然此所謂達城也判官洪侯元燮邀余談藝
良久而罷二十一日陰晩晴星州茂溪五十里點心
高靈良田二十里宿盖余此行傳聞廵相十九日發

右巡行到星州故余向海印寺欲於星州延命既抵
星州漠然無消息故因發向大丘昨日日暮未能行
禮是日早具黑團領到客舍　殿牌下設香案庭左
右列儀仗兵房軍官戎服陪　教諭書及節鉞而來
余於中門内西庭鞠躬祗迎校生輩奉　教諭書安
于案樂作四拜爐煙升又四拜禮訖以時服入營衙
謁巡相仍還舍館始聞巡相廿四日發右巡廿五日
將期會于宜寧新反倉發行十里有大池名上塘塘
人乘筏持竹篙採荇令人渺然起江湖之想渡星州
茂溪津即洛東江下流津岸店舍皆窨也行到良田

大池旁有店舍夕氣蒼凉水禽蹌蹌二十二日早飯發行陜川南亭店六十里點心三嘉有磷驛宿踰支離嶺嶺路迂回衆山叢沓遥望白沙一帶即陜川郡治也郡南有江江岸古木和煙村落映帶去年八月初五日戊時大風雷雨峽水急下浸官舍郡守沈侯興永攜印攀樹僅以身免水淹民戶男女八十餘口一時俱歿收得餘骸者才五十餘口兼以飢饉令人傷心慘目沈侯捐俸救民節己之食西行數里許石壁層疊一亭翼然俯臨南江名曰涵碧樓高麗安震撰記以為晉州壯元亭平壤浮碧樓當與此并美震

忠肅王時人盖成於辛酉歲作樓者迺累世勲臣上
洛君胤子金侯云至我 朝郡守柳綸重修姜希孟
撰記 肅宗辛酉郡守趙侯持恒重修尤菴宋文正
公撰記北巖刻尤菴所書涵碧樓樓右稍北有一僧
住持自此以後不能記

撿書廳記

上卽阼之歲丙申建 奎章閣置閣學士粤三年己
亥又置撿書官四爲閣屬官始撿書有直而無廳權
直院東房癸卯夏葺院之左廡爲兩房一軒丹雘悉
備是年冬我 世子邸下定號元子置輔養官以撿

書廳爲輔養官廳翌年秋冊禮成以侍講院之未及重修輔德以下寓直檢書廳者又若干月今年春上命待教李公書扁檢書官爲之記甚盛事也竊惟檢書之職古無是也自漢唐宋以來俳優滑稽碁醫待詔書畫博士之倫皆得通籍金門給事藝苑此皆一能一技猥瑣狎褻固不足道而人主不棄猶鄧林參天而鷦鷯得以棲息溟渤無際而魚蝦亦自游泳蓋無所不容焉我　聖上右文稽古建閣設官當世之鴻詞碩學咸萃於是又置四檢書以佐之凡　御容奉審節日起居城外扈　駕燕射進箋曬書之執

事與夫 御製也日曆也日省錄也命令文字之自
內閣出者莫不有編摩繕寫考校之責焉每文臣月
講 上所親問及進講諸臣互相辨難者輒從旁執
筆劄記之退署其卷末蔵之惟謹以故得昵侍 耿
光周旋前席顧其爲任非俳優滑稽碁醫書畫猥瑣
狎褻之比而通籍金門給事藝苑之榮則又不啻過
之嗟乎吾四人者以螻螘之賤遭遇聖世首膺是任
奔走供奉七年于玆豈非幸人也歟雖疲筋力於翰
墨竭精神於圖籍所不敢辭也且夫斯廳處乎摛文
院之內諸學士風流文采日得以親炙此固當時之

所艶美而後人之所企想至若 國有大慶輔養二相國曁春坊諸公于斯讌而于斯直起居 春宮獲睹盛事竊恐久而無傳故表著之以爲斯廳故實不獨述其建置緣起云爾

壯勇營知彀官廳 御射古風記

粤惟我 聖祖天錫勇智射藝卓越擣倭盪虜掖垂大業恭惟我 聖上重熙累洽治化郅隆稽古右文之暇御禁苑而觀乎德輒獲全矢槩不止一再衛士驩忭皆呼萬歲 天縱之藝猗歟盛哉亦惟我 元子宮周歲初度岐嶷端凝符彩煒然左持書卷右執

弧矢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盖雖敢效奮武繼志述事綿綿鞏基于兹可卜猗歟休哉臣等俱以最下之賤品仰睹得中之盛事謹錄事實揭之廳壁

白胤者傳

白胤者字願孟南海郡平山人高麗侍中景臣之後嘗受學于朴澹翁家甚貧爲親而仕曹史然手未嘗去書以古人自期嘗曰後世無善俗以事不師古也孔子刪書斷自虞夏而首揭稽古以告後世遂以學古名堂精思力踐蚤夜孜孜禔身以九容四勿慨然以爲時有淳澆而理無古今服聖人之心行聖人之

事三代可復王道可興且爲仁而不明乎禮不能安仁學校古也復之可也科舉末也廢之可也井田行然後民產均昭穆辨然後神人定禁緇徒革奴婢則軍丁裕罷折受去免稅則國用富竭力事父母與兄弟極其友愛家中男女終日侍坐親側父子妻妹各有坐位秩然整肅而和氣藹然祀先尤致誠敬雖僮僕在門內者皆令致齋三月一上墓輒哭盡哀斥巫卜絕嗜慾嚴於辭受 英宗大王戊寅命諸臣纂喪禮補編諸臣辟胤耈佐其事遂論列三大禮請白于上卽昭穆之制也被髮之謬也嗣王冕服之疑也其

曰今天下文物蕩然有王者起必來取法盡亦勉之諸臣重其事不能用又議節目數十多見采用其爲曹史人或誚之胤者曰家貧無以養親此有常俸卽古人所謂祿養也且能操心公平隨事自效則其於報國豈有貴賤之殊也哉補編未訖而胤者沒年四十九禮曹判書申晦參議成天柱吏曹參判金致仁刑曹參議趙明鼎白于 上曰白胤者方持生母喪鹽菜之外無所食每日仕退服衰居苫哭泣之哀感動傍人非惟實行卓異精通疑禮今纂喪禮多采其言 上屢加嗟異 命旌其門曰孝子有三子敬門

謙門顯門有詩文集三卷行于世

紅衣將軍傳

郭再祐字季綏玄風人黃海監司越子越嘗牧義州再祐在側三年未嘗近色時年二十餘人服其確操隨越入中朝善相者異之以爲當名滿天下通春秋習馳射識周廣務博觀兵家越卒執喪致哀愛妾病革且死泣請一見再祐使人訣之曰計可聞見不可爲服闋棄舉子業搆亭宜寧之岐江野服消搖漁釣自娛若將終老萬曆二十年夏四月倭奴大舉入寇列郡失守再祐慷慨告家廟傾家產起義兵以朝京

時　帝賜紅錦裁戰襖乘白馬自號天降紅衣將軍倭將安國司聲言向全羅道直抵鼎津漳不可行先使俘人竪旗高熛將以朝日渡再祐詗知之夜半拔倭旗易竪漳中因伏而俟賊果陷漳中伏遂發幾覆之已而賊大至再祐度兵少不可當選驍健十餘輩俱乘白馬衣紅襖建天降紅衣將軍旗分守山坳谷隈再祐先薄賊壘以誘之賊悉衆以追鋒矢雨集終不能中再祐倏忽樹木間賊方驚疑又見紅襖白馬閃出於高峰斷厓之間周匝眩轉不可測度賊益驚疑以爲神不敢逼再祐遂從叢薄間亂射輒殪時巡

察使金晬勤王至龍仁敗還山陰民心拂鬱再祐傳檄數晬八罪將移兵擊之晬大怒以叛逆論 啓行朝招諭使金誠一初到居昌見檄書錯愕良久問於學諭朴思齊曰巡察使 朝廷命吏再祐何人顧辱之敢乃爾耶思齊曰再祐思齊友也其爲人忠孝讀史至世亂時危義士效節必嘘唏嗚咽涕泗橫集每言我家世受 國恩國若有難我當捐身以報今日之事雖未聞知然巡察使出境旣久今忽敗歸衆心不協無可奈何故有此擧決知其無他心誠一色變而言曰 朝廷處置未可知也吾試爲再祐調之遂

貽書聘再祐兩止之馳啓申救盛言其有將帥材再祐亦上疏自明 上嘉之授幽谷察訪兼刑曹正郎昌原倭與鎭海倭連營於固城泗川大舉侵掠晉州城軍勢張甚賊屯矗石樓下誠一督諸將薄擊所殺傷無數亡何倭數萬又圍晉州十匝仰攻七晝夜再祐使先鋒沈大承夜登州北山列炬鼓譟大呼曰紅衣將軍與湖南義兵明日勦賊翌日湖南義兵將崔慶會自薩川不期而來賊望見驚駭焚屯幕而遁上嘉再祐不以功自居授折衝將軍助防將二十一年倭關白平秀吉閱晉州輿圖憤壬辰之再敗貽書

責其大將行長清正曰不屠晉州勿渡海於是倭又圍晉州巡察使權慄狃於幸州之捷欲渡岐江逆擊之再祐曰賊勢方盛我軍烏合不可輕進巡邊使李薲從事成好善責諸將逗遛與慄過江進兵咸安聞賊砲震天還渡鼎津都元帥金命元與慄薲俱向全羅道欽差總兵劉綎駐八莒欽差游擊吳惟忠駐鳳溪觀望不救賊圍城百重八日而陷倡義使金千鎰兵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復讎將高從厚皆死之軍民死者六萬人再祐再救晉州至是不往其料敵如此拜星州牧使體察使李元翼使再祐築三嘉嶽

堅山城玄風石門山城時欽差總兵楊元駐兵南原
元翼將請元移駐嶺南再祐言於元翼曰治山城繕
器械待時而動此今日之勝策使楊總兵移駐嶺南
猶虎出山藪龍離淵湫不爲狐狸猿獺之所笑幾希
矣元翼謝曰有將如此何憂之有再祐尋棄官領義
兵屯于宜寧之嘉力以李光岳爲副將以金德齡洪
季男爲左右協直抵東萊擊沿海之倭德齡季男驍
捷絕倫躍馬揮刀賈勇而前賊堅壁不出再祐督舟
師薄賊壘與光岳對坐酣飲賊砲如碗透過兩舷落
於水中鳴沸移時談笑自若賊益縮伏不敢交鋒再

祐遂整軍而還二十五年拜防禦使守昌寧火旺山
城淸正復大擧入寇再祐領昌寧密陽靈山玄風軍
嚴部伍斬違令者積薪於舘以示死守一軍股栗視
再祐如雷霆鬼神賊旣薄城從容談笑下令堅守曰
倭自知兵豈肯輕犯經一晝夜果不戰而退西厓黃
石陷南原列鎭皆靡元翼憂之令再祐解兵再祐飛
書以報曰齊城七十卽墨獨全唐兵百萬安市能當
遂拒不從尋以母喪去　上特命起復者三而皆上
疏陳情不起移居蔚珍手結蔽陽子責以自給人號
其廬爲防禦店服闋拜慶尚左兵使請修島山城再

啓不省遂抗疏棄官而歸臺臣洪汝諄劾以瀆嫚謫靈巖後放還入琵琶山餐松辟穀未幾起拜察理使巡審山城形勢繕葺仁同之天生山城累遷漢城右尹光海君卽位上疏請誅臨海君肆歷拜統制使不赴上疏陳中興三策承召拜副摠管時金睟爲都摠管謂再祐曰令公絶粒多年何以堪荷雲劒每自荷之拜漢城左尹上疏直言殿下之國必亡於銀拜咸鏡道觀察使時詔使冉登貪瀆橫甚再祐上疏極論譯官遠接使遂棄官南歸又拜全羅兵使不起廷臣請殺永昌大君璣人莫敢言再祐上疏曰兒生八歲

不知謀逆何事因以抵法則　慈殿不堪其悲如或
自決殿下將何辭於天下臣恐今日羣臣使殿下陷
於大不義遂築室滄巖自號忘憂一琴一船蕭然世
外每聞邊報輒愀然不怡曰吾雖老有難當赴卒年
六十六再莅行師賞罰嚴明紀律整齊撫士卒如家
人盡得其歡情用法無親不少貸馬上手自擊鼓使
人吹角鳴笳徐行以爲節度安閑若不戰設伏處處
賊至輒射逐倭船臨岸發矢無日不戰嘗曰爲國討
賊獻首要功於義不可貪功喜斬必多遇害令軍中
毋得斬馘李魯曰公意固善諸人從公力戰孰無功

名之心其終必怠處倭于砥山射殺無數始許斬首士爭趨水斬七十餘級亦不使與功軍官曹士男先登賊船揮刀亂斫竟爲佯死倭所刺再祐大慟曰吾之禁斬正爲此也處士曹植有藻鑑嘗擇再祐爲外孫女壻子弟甚衆獨授兵書再祐旣辟穀飮酒大醉輒傾耳戶外酒從耳竅噴瀉如泉盖不獨知兵旁通異術如此云

論曰紅衣將軍峭孤直樸落落不借於人在朝宜及行師宜敗然功利之際泊然脫累審勢取勝不厭其奇能免世禍未嘗一北有以也宣武之券微勞皆錄

顧不與焉然於紅衣將軍何損也哉何損也哉

李氏三世忠孝傳

英宗大王四年戊申春三月逆賊鄭希亮李熊輔擧兵叛于安陰縣晉州李裕鍊景武公濟九世孫也時年六十八慷慨絫嘷自悲其老且病不能赴 國難裂衾幅作戰衣被其二子世翰尚化里中壯士金斗潑卽夜裝送謁中軍禹夏亨于早竹田營世翰等因獻討賊之策曰變起倉猝令公固當領官僮先審地利偵賊之强弱今顧遲疑宿留非得計也夏亨曰噫非我罪業已請發兵兵使不許將奈何世翰尚化按

劒而進曰劇賊猖狂舉兵向 闕臣子之義短兵赴賊冒死不暇而兵使中軍相持觀望 王章至嚴烏可逭也夏亭起入節度營按劒大呼曰賊兵鴟張公爲大將閉門蝟縮其於師律何兵使李時蕃惶怯不敢言夏亭與營將李碩復領兵屯山陰縣置世翰尚化幕中諮議軍謀時偵探隔絕世翰尚化言於夏亭曰嶺路有三知禮居昌之界曰牛旨嶺善山知禮兵來守咸陽雲峰之界曰八良嶺南原雲峰兵來守茂朱居昌之界曰省草嶺安城竹山賊運兵之路也官軍先據此三嶺然後賊不敢北向夏亭曰善遂資遺

世翰尚化斗潑夜行一百里抵安陰爲賊所擒者三脫身到省草嶺發居民二十一人持斧鎌前進賊已先據谷口世翰等從側路據險驅下大石賊不能支世翰尚化剪裾爲幟列竪峰頭伐木熾火以爲疑兵遣斗潑馳報夏亭曰今據嶺夾守以遏凶鋒然賊又將抵夾踰嶺以通安竹願以大兵繼進則希亮熊輔之頭一劒可斬夏亭與南海縣令尹濱起復前縣監河必圖進兵省草驛世翰尚化銃氣百倍亂下山石賊不得進退誘賊麾下呂海達廉馬堂等使縛熊輔希亮於是世翰尚化與金處榮追捕賊都指揮羅崇

坤李世奎等二十一賊來獻軍門賊旣平營將李碩
復坐逗留被係世翰尚化雖有執訊之功而人無有
暴揚者遂不得與錄於奮武之券盖惟三人者激勸
中軍審勢料賊遮扼嶺路禽斬逆賊彷彿古之策士
勇將雖置之元功夫誰曰不可今上十二年戊申
上念當時有功無褒欝而未揚者飭有司採訪以聞
特命復三人家而三人者皆已老死而不及見矣世
翰兄弟世篤忠孝事親致其誠　肅廟昇遐三年衰
服築壇巖徑北望痛哭父裕鍊以天年終白首居廬
啜粥三年迅雷急雨蒲伏墓前號痛不已哭徹于天

路人齎咨莫不泫然世翰著家訓三篇其略曰吾祖先以來女必居内血誠事舅姑家雖貧寒勿顯於辭色友愛敦睦嘗恐失志男必居外事雖細瑣必告父母凡祭祀男女致齋時果新菜親自裁擇誠之所存神必來格自我祖先至我六世性不近酒汝曹亦然少慰先志世翰兄弟從軍三日裕錬病篤將死尚化妻姜氏竭誠救護七日祈天斷指灌血嘗糞甜苦以驗其瘳雪夜霜晨不廢扶將延至八年尚化二子肅葑肅理亦承家孝姜氏嬰疾危殆肅理潛出户外斫指以入肅葑已刺左指垂于母口二子之血流注稼

時目能有視延至六年姜氏旣歿二子省墓有虎來護或先或後里人聚觀莫不震怖肅葑妻患毒疽天暑蟲爛子龍梓年十三龍孫年九歲交口迭吮凡七日舌挑十三蟲越二年母病垂歿龍孫斷指病良已越八年母又病劇龍梓斷指延至三月而歿兄弟廬墓有盜刼廬是夜昏黑大虎隨入咆哮虓闞聲撼厓壑村里來集虎跑墓前人不敢近龍梓兄弟晏然出廬向虎而謂曰前日之來旣不相害今者之怒一何獰暴虎遂帖耳掉尾匝遶二子若對語然盜已驚咷棄其資裝狼狽而逃小祥之夕山鷹搏雉置于墓前

以供其祀肅理有子曰龍采興采其母淹病昏窒興
采血指得效後又病革龍采斷指母死葬于三貞山
下是日龍采兄弟伏哭不起夜雪盈尺塋外五步雪
獨不侵士人李擎基目覩其事有詩記實里人成世
都爲之築土結廬二子守墓夙興拜哭采薪山阿歸
見其父還又哭墓無一日之或懈婦人童子莫不興
感名其山曰孝子山洞曰侍墓洞歲壬寅余丞花山
時得見肅葑肫肫古貌頗識書自言讀論語孟子談
舊事可聽遂採鄉人書狀及其家記錄纂其實行仿
前史孝義傳

大朗慧傳

新羅大朗慧和尚姓金氏武烈大王八代孫祖位韓粲名周川父範淸儉士母華氏入中夏遊佛光寺問道白香山空門友如滿如滿有慚色曰吾閱人多矣罕有如是新羅子他日中國失禪將問之東夷耶去謁麻谷寶徹和尚服勤無所擇衆目曰禪門庾異行徹公一日告曰昔吾師馬和尚訣我曰春蘤繁秋實寡攀道樹者非所吒今授若印異日徒中有奇功者封之東流之說盖出鈞讖則彼日出處善男子根殆熟矣師言在耳今付若印武宗會昌五季沙汰僧尼

敕外國僧歸本國遂隨使船泊于錦城郡住熊川寺文聖大王手敎優勞易寺牓爲聖住憲安王嗣位乞言大師對曰孔子對魯公之語著在禮經請銘座側景文王卽位咸通十二年召大師至京師王拜爲師君大人世子暨大弟相國羣公子公孫環仰如一如古伽藍繪壁面寫出西方諸國長侍勃陀樣式王曰弟子不佞少好屬文嘗覽劉勰文心雕龍有云滯有守無徒銳偏解欲詣眞源其般若之絕境則境之絕者可得聞乎師對曰境旣絕矣理亦無矣斯印也默行爾王曰寡人固請少進爰命徒中錚錚者更手撞

擊春容盡聲剖滯袪煩若商飈之劃陰霾於是王大
喜命以尚州深妙寺請禪于別館乾符三年王不豫
召大師師曰山僧足及王門一之爲甚知我者謂聖
住爲無住不知我者謂無染爲有染乎然顧與吾君
有香火因緣忉利之行有期矣盍就一訣王薨憲康
王卽位泣命王孫勛榮諭旨曰幸大師無遠適師對
曰古之師則六籍在今之輔則三卿在山僧何爲者
蝗蠹桂玉哉就有三言庸可畱獻曰能官人翌日挈
山裝鳥逝乾符帝錫命之歲令國内舌抄有可道者
貢與利除害策別用蠻牋書言荷天寵有所自因垂

益國之問大師引出何尙之獻替宋文帝心聲爲對王覽之謂其介弟南宮相曰三畏比三歸五常均五戒能踐王道是符佛心大師之言至矣中和西狩之年王謂侍人曰今聞天子蒙塵趣令奔問官守勤王加厚歸佛居先將邀大師必叶外議遂卑辭召師面供饌手傳香秉鵲尾爐締生生世世緣加法號曰廣
宗命羣臣賦送歸之什臨别王拜曰昔文考爲舍瑟之質今寡人忝避席之子繼體得崆峒之請服膺閑混沌之源王雅善華言出口成儷語如宿搆云師退謂王孫蘇判鎰曰昔人主有有遠體而無遠神者而

吾君備人臣有有公才而無公望者而吾子全國其
庚乎定康王即位兩朝寵遇帥而行之使緇素迎之
辭以老病將化往訓于介衆曰已過中壽難逃大期
我儂遠遊爾曹好住告訣才罷慭然而逝僧臘八十
九時唐僖宗文德元年戊申也眞聖女王聞之震悼
弔以書賻以穀越二年攻石封層塚菩薩戒弟子武
州都督蘇判鎰執亊侍郎寬柔須江都護咸雄全州
別駕英雄皆王孫也遂與門人昭賢逼賢愼符議請
贈諡銘塔教曰可旌命王孫夏官二卿禹珪召桂苑
行人侍御史崔致遠至蓬萊宮珠箔外命曰聖住大

師眞一佛出世今追謚曰大朗慧塔曰白月葆光汝嘗西官綵染錦歸顧文考選國子命學之康王視國士禮待之若宜銘國師以報之使中涓出大編如椽乃門弟子所獻狀也致遠遂撰碑師性恭謹語不傷和氣論生徒曰彼所啜不濟我渴彼所噉不救我餒盍努力自飮且食凡所營葺役先衆人每言祖師嘗踏泥吾豈暫安棲崔致遠論曰昔武烈大王爲乙粲時爲屠濊貊乞師計將眞德君命陛覲昭陵皇帝願奉正朔易服章天子嘉許廷賜華裝授位特進一日召蕃王子宴大置酒堆寶貨俾恣滿所欲王乃不觴

禮以防亂縎絲智以獲多文皇目送而歎曰國器及其行也以御製幷書温湯晉祠二碑暨御撰晉書一部賚之時蓬閣寫是書裁竟二本上一錫儲君一爲我賜復命華資官祖道靑門外自玆吾土一變八世之後大師西學而東化加一變至於道先祖平二敵國俾人變外飾大師降六魔賊俾人修內德得千乘主兩朝拜起四方民萬里奔趨動必顧使之靜無腹非者肅詎非應半千而顯大千者歟余取孤雲所撰碑删節爲新羅三名僧傳

智證傳

智證大師姓金氏王都人號道靈字智詵父贊瓌母伊氏初母夢一巨人曰僕昔勝見佛季世爲桑門以嗔恚故久墮龍報報旣矣當爲法孫故陀妙緣願弘慈化因有娠長慶甲辰生儀狀魁岸語言雄亮九歲喪父殆毁滅有追福僧憐之諭曰幻體易滅壯志難成昔佛報恩有大方便仍感悟輟哭白母請歸道不許聞踰城古事卽亡去就學瑞石山一日心驚俄聞母病歸省十七歲受具始就壇覺袖中神光熠熠然探之得一珠景文大王寓書曰伊尹大通宋纖小見以儒譬釋自邇陟遐甸邑巖居頗有佳所木可擇矣

無惜鳳儀妙選近侍中可人鵠陵昆孫立言爲使旣傳教已因攝齊焉師答曰修身化人舍靜奚趣咸通五年端儀長公主以邑司所領賢溪山安樂寺請師住持獻康大王召見師于月池宮而問心時纖蘿不風温樹方夜適覩金波之影端臨玉沼之心大師俯而覿仰而告曰是則是餘無所言王洗然契悟遂拜爲忘言師請少停對曰謂牛戴牛所直無幾以鳥養鳥爲惠不貲請從此辭王喟然以韻語歎之曰挽旣不留空門鄧侯師是支鶴我非趙鷗中和壬寅泊然而逝僧臘五十九王賜謚智證禪師塔號寂照命崔

致遠撰碑致遠曰始大成也發蒙乎梵體大德禀具乎瓊儀律師終上達也探玄于惠隱嚴君受默于楊孚令子法胤唐四祖爲五世父東漸于海遡遊數之雙峰子法朗孫愼行曾孫遵範玄孫惠隱末孫大師也朗大師從大醫之大證社中書正倫纂銘云遠方奇士異域高人無憚險道來至寳所則掬寳歸止非師而誰第智者不言復藏于密能探秘藏唯行大師然時不利道未亨乃浮于海聞于天肅宗皇帝寵貽天什曰龍兒渡海不憑筏鳳子沖虛無認月師以山鳥海龍二句爲對有深旨哉東還之傳至大師畢方

之後斯驗矣

慧昭傳

慧昭姓崔氏其先漢族隋師征遼多沒驪貊今爲全州金馬人也父昌元母顧氏氏嘗晝假寐夢一梵僧謂曰吾願爲阿孃之子因寄琉璃罌未幾娠禪師旣齔爲戲必焚葉爲香採花爲供或西向危坐未嘗動容及長志切反哺家無斗儲裨販娵隅爲贍甘滑之養貞元二十年爲榜人隨貢使渡海行至滄洲謁神鑒太師師怡然曰戲別匪遙喜再相遇遽令染削頓受印契師形貌黯然衆不名而目爲黑頭陁元和五

年受具於嵩山少林寺琉璃壇聖善前夢宛若合符遂入終南餌松實而止觀大和四年來歸興德大王飛鳳筆迎之曰彌天慈威舉國欣賴寡人行當以東雞林之境成吉祥之宅也始憇錫於尚州露岳長栢寺方丈雖寬物情自隘乃步至康州智異山仍於花開谷故三法和尚蘭若遺基纂修堂宇開成三年愍哀大王即位降璽書別求見願師曰在勤修善政何用願爲使復于王王聞之愧悟以師色空雙泯定慧俱圓賜號爲慧昭照字避聖祖廟諱易之也仍貫籍于大皇龍寺徵詣京邑岳立不移遂歷銓奇境得南

嶺之麓經始禪廬大中四年正月告門人曰萬法皆
空吾將行矣無以塔藏形以銘紀跡臘七十七于時
天無纖雲風雷欻起虎狼號咽俄而紫雲翳空空中
有彈指聲會葬者無不入耳師性不散樸言不由機
服煖縕麤食甘糲麨每有王人乘駟傳命遥祈法力
則曰先居王土而戴佛日者孰不傾心護念爲君貯
福亦何必遠紆綸言於枯木朽株或有以胡香爲贈
者則以瓦載穅灰不爲丸而焫之曰吾不識是何臭
處心而已復有以漢茗爲供者則以薪爨石釜不爲
屑而煑之曰吾不識是何味沾腹而已守眞忤俗皆

此類也雅善梵唄金玉其音側調飛聲爽快哀婉至令東國習魚山之妙者競如掩鼻師泥洹越三紀門人以陵谷爲慮托不朽之緣於慕法弟子內供奉一吉干楊晋方崇文臺郎鄭詢一勒石是謂獻康大王追謚眞鑑禪師塔號大空虛仍許篆刻龜未戴石龍遽昇天定康王即位以招提之門臨複澗乃鈎題爲雙溪命崔致遠爲銘

銀愛傳 庚戌六月 上審理諸獄案 命金銀愛申汝倜傳生仍 命撰傳載之內閣日曆

銀愛金姓康津縣塔洞里之良家女也里有安嫗者

故娼也陂險荒唐多口說疥癩遍體不任搔癢發心
鬆益不慎言嘗丐貸米豆鹽豉于銀愛之母母有時
不與嫗輒慍恚思欲中之里童子崔正連即嫗之夫
之妹之孫也年十四五沖穉娟好嫗試挑之以男女
昏媾之事仍說之曰娶妻如銀愛者顧何如正連笑
曰銀娘美艷豈不幸甚嫗曰第倡言若業已私銀愛
者吾爲若成之正連曰諾嫗曰吾患疥癩而醫言瘍
科藥料直最高事苟成若爲我當之正連曰敢不如
教一日嫗夫自外而至嫗曰銀愛耽正連要我行媒
期于吾家爲正連大母所覺銀愛爬牆而遁夫切責

曰正連家世微而銀愛室女也愼勿出口於是一城喧藉銀愛嫁幾不得售惟里人金養俊深知其明白也遂娶以爲室則誣言益播尤不忍聞己酉閏五月二十五日安嫗大言曰初與正連約行媒報我藥直銀愛忽畔而嫁他夫則正連不如約我病自此祟銀愛眞我仇里中老少相顧駭愕瞬目搖手不敢出言銀愛素剛毒受嫗誣辱已二年至此尤愧恨實不能堪必欲手剮安嫗一洗此寃憤而不可得翌日値家人不在伺安嫗獨宿夜一更持厨刀揎袖拔帬颯然而步直入安嫗之寢一燈翳翳嫗孤坐將就眠露半

體只繫帬銀愛橫刀而前眉眼俱倒豎數之曰昨日之誣甚於平昔吾欲甘心于爾爾嘗此刀嫗意以爲彼固纖弱不足有爲應曰欲刺試刺銀愛疾聲曰可勝言哉側身倏刺其喉左嫗猶活急把其持刀之腕銀愛瞥然抽掣又刺喉右嫗始右仆遂躪跽于旁刺缺盆之左又刺肩胛腋胑胳膊頸及乳皆左也末廼刺右脊背或二刺三刺揮霍飛騰一刺即一罵凡十有八刺未暇拭刀血下堂出門急向正連之家聊以洩餘憤焉路逢其母泣挽而歸銀愛時季十八里正奔告于官縣監朴載淳盛威儀肆嫗屍驗刺処狀究

銀愛刺嫗何爲且嫗健婦汝弱女今創刺凶悍匪若獨辦無隱直告時伍伯離立猙獰刑具滿地干連瑟縮無人色銀愛項有枷手有桊脚有鐐拘攣縛束體弱委垂殆不能支然面無怖言無哀毅然而對曰欽官我父母試聽囚言室女受誣不汚猶汚嫗本娼家敢誣室女古今天下寧有是哉囚之刺嫗豈可得已囚雖蒙獃嘗聞我殺人官誅身固知昨日殺嫗今日當伏誅雖然嫗旣囚刺誣人之律官無所施但願官家打殺正連且念囚獨受誣更有何人助囚共剚行此凶事縣監太息良久取驗刺嫗時服飾苧衫苧帬

都是般赤幾不辨衫白而帬青悚而壯之雖欲原釋法不可屈彌縫讞詞上于觀察使觀察使尹行元亦飭推官姑究其同謀爲誰以緩其抵法訊覈凡九次詞如一惟正連冲穉爲嫗詿誤置不問庚戌夏 國有大慶上錄囚因觀察使尹著東上此獄而讞詞頗微婉 上惻然欲傳生重其事 命刑曹就議于大臣大臣蔡濟恭獻議銀愛報怨雖出至冤罪犯殺人臣不敢爲參恕之論 上下批若曰貞女被淫誣天下之切冤夫以銀愛之貞判一死顧易爾然恐徒死無人知也故提刀殺仇使鄉黨曉然知已則無玷彼

固可剮若銀愛而生于列國之世者其跡雖異將與
聶嫈齊其名而太史立傳焉可已也昔海西處女殺
人似此獄監司請宥　先王褒諭亟從之女方出獄
媒儈雲集爭購千金竟爲士妻至今傳爲美談然銀
愛罷勉舍寃至適人方報怨則尤難矣不宥銀愛何
以樹風教特貸其死向者長興申汝倜之放盖出於
敦倫常重氣節今宥銀愛亦類是爾銀愛汝倜兩獄
案頒其大略于湖以南俾人人無不知也先是汝倜
同里金順昌畱其弟順南看屋與妻耘田而歸妻輿
小麥減二升訾曰叔在而麥不存眞怪事順昌詬順

南曰看我屋偷我穀非盜而何爾其自服順南方病
臥不堪冤痛泣嗚咽順昌睨曰盜亦悔泣耶舉杵撞
其腦順南委頓幾不得生隣人咸集心怒不忍言惟
田厚淡者調解之曰古語有之一斗粟尚可舂二升
麥胡大事奈何兄弟不相容順昌罵不已厚淡往見
汝倜慨然言之汝倜艴然扼腕而起曰順昌非人急
如順昌家捉髻而責之曰升麥不足惜兄弟不可鬩
嗟爾父母生汝二人但願相憐不期相爭杵撞病弟
爾則畜生畜生不可親吾將毀爾廬不與同吾隣順
昌踢汝倜曰我毆我季胡干汝事汝倜大怒曰我以

義勸汝反踢我我亦踢汝遂踢其腹順昌匍匐翌日死家人匿不告官越一月事始發汝倜係于獄此己酉七月事也至是 上親判其案有曰古有一男子鍾街煙肆聽人讀稗史至英雄最失意處忽裂眥噴沫提截煙刀擊讀史人立斃之大抵往往有孟浪死可笑殺而朱桃椎羊角哀者古今幾人汝倜其朱羊之流亞歟噫汝倜不怖死非士師而治不友之罪非汝倜之謂哉錄死囚前後幾千百其倜儻不碌碌於汝倜見之有以哉汝倜之名不虛得也汝倜放

贊曰 今上聖德寬仁審理重囚念若痌瘝日旰進

御饍夜必燭屢跋究情而卽于疑考跡而原于義則輒宥之幾二百人 德音一下國中大驩至有感激涕零者如銀愛申汝倜皆能義殺而傳生者也嗟夫倘使銀愛汝倜不遇 明主爲之平反一朝居然就戮則不惟匹夫匹婦冤莫雪義莫伸將見譏人無所畏而不友者接跡而起也故銀愛釋而人臣勸忠汝倜放而人子勉孝何哉惟忠臣潔其身惟孝子友其弟忠孝興而 明主之化溥矣

金申夫婦傳 辛亥六月 飭過時未婚仍有金申兩家親事 命紀其事載內閣日曆

金禧集慶州人縣監思重庶孫申氏平山人士人德彬庶女也禧集年二十八申氏年二十一俱才且賢顧甚貧人不與之婚嫁 上之十五年春二月 上閔士庶貧窶男女婚媾或不以時敎京兆五部勸成期遠者趣之官助資裝錢五百布二端月輒以聞時禧集與沈氏約申氏與李氏約雖業已受官資姑未之婚也五月晦日漢城判尹具庠奏五部之人貧而婚愆期者今盡勸成惟西部申德彬縱有官資亦難辦具且簉忌六月期在孟秋金禧集始與之約者諉以門戶不敵耻不以女女焉六月初二日 上諭曰

予念五部多鰥曠勶而婚者無慮百數十人惟西部二人禮未克成烏在其導天和而諧物性也事貴齊始政期勉終其可勸德彬吏定吉期禧集亟求佳耦戶曹惠聽須各助贈較前豐饒俾完好事於是西部令李承薰馳赴京兆府主簿尹瑩曰纔聞李氏背申氏已與他人婚矣承薰愕然曰今奉 上諭而申氏婚期顧無所趣之前日之奏若是矛盾責有所歸其將奈何判尹以下相視瞠然承薰曰下官竊念禧集慶林相公之後申氏吏曹叅判之裔俱是華閥且其秊敵其貧同其所遇適相類況又同日名姓塵 乙

覽此天所定也盍相與遍以成四媲滿坐擊節僉曰
幸甚不亦美乎廣遂勸部令主簿爲兩家之媒於是
承薰詣盤石坊禧集之家瑩請蟠松里德彬之家家
俱門無扉屋簷垂椽露而指空日過午厨煙蕭瑟
賓主席地而語承薰宣 上諭仍言與申氏約婚便
宜禧集俯首逡巡良久而言曰禧集所以未有室者
坐孤而貧也何幸沈氏許字謹受官資不料見棄自
期莫老白首無所耦竊又悲不能奉老母今承指教
非不慰謝然萬一彼或不從即禧集命數之畸也瑩
見德彬如承薰言德彬愀然曰爲人父母使女子曉

晩親事式至于今且我與人約人先違我夫誰之尤至荷　聖諭鄭重優惠資裝諸公良苦躬行媒妁感激之極實欲愧死無地金君名家子敢不許以爲婿於是承薰瑩大悅互相通報承薰卽使部吏傳庚帖于德彬瑩勸德彬揀日良吉在於十二日遂申報于府府聞于　上上喜曰匹夫匹婦爰得其所者古來幾許而未有如金申夫婦機會巧湊非常可喜若此之奇也諭戶曹判書趙鼎鎭惠廳堂上李秉模曰兩家婚禮托于兩卿趙卿視禧集猶子也李卿視申氏猶女也亦各爲兩家代撰婚書凡厥綵幣冠屨釵鐶

裳襦衾褥敦盂盤匜酒醪餅餌帟幕屛障紋筵畵燭香孩粧奩脂粉零瑣之屬暨鞍馬徒隷以衛以儀之具莫不畢給廼所以信王言其悉心辦備仍命内閣檢書李德懋曰如此奇事可無佳傳爾其筆記一通爲金申夫婦傳以奏十二日曉雞旣鳴禧集巷桃紅綃紗雙文藍綃各一端交纏朱碧同心縧納于髹函著葳蕤鎖裹紅襆襆四角會結方勝書謹封送于申氏其婚書曰昭代沐二南之化匹婦匹夫吉日結百年之親宜家宜室伉儷莫非天定造化別是 君恩僕之某親某幼而孤貧居然老大幸逢外無曠之盛

世縱有同媒氏掌婚顧此早失怙之窮人誰憐陳孺
子未娶竊聞令愛長於寒素教之婉柔深閨執絲枲
之工已自牀前之補綻貧家乏粧奩之具尚遲門內
之施鼙猗我 后發政施仁而有司承命勸嫁聖王
制爲嫁娶政所當先男女願有室家時不可失迨五
部婚媾之告訖獨兩家子女之愆期氷上之昔夢不
諧佳期盖亦有待月下之奇緣自在良耦何必他求
晀晩之年紀與同單寒之門戶相對 恩出造命雖
使兩美之必成窮不聊生何由萬事之皆備惟 重
宸曲垂矜念俾兩臣分主婚姻若自己兒娶禮子以

育之意謂他人父爲憐窮無依之身盛渥即一世罕聞奇遇爲百代異事巹杯釀泰和之氣導迎休祥牢筵飽需雲之私歌咏 聖德欣逢是月 邦家膺萬年之休獲際明時士女合二姓之好謹遵儷皮之禮爰趍鳴鴈之朝答婚書曰匹夫匹婦得其所萬物遂情鼓瑟鼓琴樂且和二姓合好摠造化力媿父母名僕之女以葑非姿過摽梅節家事徒餘四壁顛倒紫鳳之紋笄齡更逾七蓂晼晩乘龍之喜幸際周文之化擬卜朱陳之緣憫婚媾之不時遍命雒陽令勸助坐資裝之未具至煩京兆尹陳聞和氣周於繫羊孰

非君賜旭朝晏於唈爲奈嫌我貧方　聖人軫終始之恩適兩家成媒妁之約　飭教鄭重期欲速而毋遲物采光華禮孔嘉而克備錢米布帛地部惠局之爭來輸鞶帨釵鐶高門盛族之不是過貧富換造次之頃今辰何辰寤寐結頌祝之忱千歲萬歲永惟塵露之報只在室家之宜民樂年豐共登仁壽之域夫和婦順長圓修齊之治日昺中禧集旣盥梳掠鬟刷鬢顧影習容觀著閃紗袍斑犀帶烏帽麖韝坐白馬鏤金鞍肩竦背直色矜莊不遊目徐徐而行爲夫在前乳媪在後紅青紗燈對對前導京兆五部胥吏皂

隷左擁右護魚魚雅雅如也及抵申氏之門下馬奠鴈入醮席申氏艶粧具翠翹金鈿簂步搖被百子茵菖紅椽衣遮珠絡扇交拜僮僮秩然無差粧婆引紅線巹杯三酳之呪喃祝吉語夫婦起入鋪房兩家隣里相與歎詫曰金君年益壯操心愈貞固申氏婉而雝容儀豐福一朝　至尊造命宰相主婚姻儼然合爲賢夫婦恩光喜氣溢門巷彼違約者匪徒自絶其亦天也盖其所居坊名盤石里號蟠松佳兆非偶然可卜其壽考福祿鬱茂鞏固如石之盤也如松之蟠也云爾

李德懋曰自古云人主之心與天相通豈非然哉和氣致祥導之和在上何哉　今上對越上天幽者晰之鬱者疏之闓覆涵濡無物不遂歷驗是歲春夏民或望雨施一仁政則不待龍雩雨輒隨下夫金申之媾始定而雨又霈然不移晷天人之孚感若是其捷也故朝野誦之曰至治之世蓋三代之祈天永命亦不過曰導揚和氣而已嗚呼休哉

雅亭遺稿卷之三

雅亭遺稿卷之四目錄

文

宋遺民補傳

雅亭遺稿卷之四目錄終

雅亭遺稿卷之四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文

宋遺民補傳

謝翺字皐羽一字皐父福州人父鑰性至孝通春秋咸淳初翺試進士不第慨然以古文倡作宋鐃歌鼓吹騎吹曲上太常肄之德祐初元兵陷臨安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檄召勤王兵翺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來赴遂署諮議叅軍及國亡天祥被執翺匿民間室家喪亡購得一子軍伍中相與力作自給屬繇役

繁與不堪迫辱因委而出遊獨攜天祥所贈端硯以行歲壬午天祥死節于燕翱益悲不能禁每行遊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天祥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眄失聲慟哭會稽王英孫山陰徐天祐延致遊士賦咏相娛翱往依焉過姑蘇望夫差之臺慟哭竟日時西僧犯諸帝陵翱與唐玨林德陽鄭樸翁潛謀收掩陵骨爲作冬青引過禹穴北嚮而哭乘舟過蛟門登候潮山感夫子桴海之歎則又哭浦江吳渭開月泉社邀致邑人方鳳永康吳思齊翱亦依焉又立汐社而合之蓋取晩而有信之義至睦

州館于翁登家登弟衡與馮桂芳俱執弟子禮又入西
至杭州慕屈原懷郢都託興遠遊自號晞髮子又稱
宋累者歲庚寅過嚴灘有子陵臺孤絶千丈時天寒
風急翺持酒以登設文天祥主于荒亭隅再拜跪哭
酹酒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跪乃以竹如意擊石作
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歸來兮關水黑化爲
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因作西臺慟哭記
語多廋人莫詰其何謂惟方鳳吳思齊深悲之臺南
有方干舊隱處曰白雲村翺遂卜居顧其友曰歿必
葬我于此翺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產薪炭每秋暮

載至杭州易米以其美資遊江海訪前代故實後寓錢塘娶遺民劉氏女歲乙未翺病革謂其妻曰吾去鄉千里交遊惟方韶卿吳子善輩數人如兄弟歿必以赴愼收吾文及遺骨以授之卒年四十七韶卿子善即鳳思齊字也於是鳳思齊方幼學方壽馮桂芳翁登翁衡同葬翺于子陵臺南䖏以文藁伐石表之曰粤謝翺墓初翺悲朋友道喪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劒錄築亭勒石期無忘吳季子意俱未果至是鳳等爲建許劒亭於墓右從翺志也吳幼敏祀翺于月泉精舍翺倜儻有大節閒居有憂色語聲甚微鬱鬱不

平之氣一宣於詩文讀之使人悽愴其志浩汗超越視世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遊佳山水所至即造遊錄持以詑人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不務諧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同談前朝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潸然或有苟合於當世而自謂得志者輒憎鄙翦自若也平居與同好情甚骨肉而嫉惡如讎遍訪古老所至滯留類遊惰士至講誦編刻輒不知寒暑飢渴當其執筆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所著有詩文集唐補傳南史贊楚辭芳草圖譜天地間集若干卷嘗倣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歷代

詩譜皆未完　方鳳字韶卿浦江人由太學生授容州學正治毛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使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同鄉黃溍柳貫皆出其門好奬拔人材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引進國亡隱居不仕時浦江吳渭雅好客遺逸多往依焉延鳳及謝翺吳思齊閱月泉吟社鳳使其子肖學春秋于翺翺嘗留金華山中歲暮與鳳爲文祭文天祥共賦短歌行以寄餘悲翺與鳳約爲異姓兄弟平居不忍離離輒復合卧起食飲相與語意不能平未嘗不撫膺流涕也翺將死語其妻托其後事於鳳訃聞鳳與方幼學方熹吳思齊

馮桂芳翁登翁衡會小鑪峰哭盡哀遂具舟之西湖
將翺棺歸葬于子陵釣臺南著巖南集　吳思齊字
子善麗水人其學本之外曾祖陳亮由任子補官攝
嘉興丞數以書干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
簿責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
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責言路如朝廷何遂忤
似道流寓桐廬雖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
屈自號歸全子國亡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處子已嫁
不能更二夫也與謝翺方鳳客于浦陽吳渭家爲江
源講社日夕吟哦不自休情逾兄弟終始無變志著

歸全集　吳渭字清翁浦江人仕義烏令退居吳溪多延接故老遺民謝翱方鳳吳思齊皆往依焉渭開月泉吟社遍諭遠近人士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定殿最一如科舉法共得二千七百餘卷中選者二百八十人首爲羅公福卽三山連文鳳次馬澄翁卽義烏馮澄次高宇卽武林梁相各贈貽有差一時傳爲盛事渭子幼敏字功父登亞榜進士嘗師事翱使其子貴受春秋于翱渭弟謙字仲恭與翱同年生開江源講社使其子似孫從翱遊及翱歿謙爲墓誌幼敏捐田祀于月泉精舍時有嚴侶字君友光三十世孫

也嘗從翺遊與社中友爲築許劒亭于翺之墓前
鄧牧錢塘人通莊列諸書嘗居餘杭之洞霄宮經月
不出四方名士以文字請者踵相接非其人不與之
接遇謝翺于會稽爲方外友牧謂文章當出胸臆自
成一家而翺記聞優贍必欲中古人繩墨相與論文
不合及見牧所爲文翺起謝曰公不肯區區有所模
擬然法度高古殆天才也牧因爲言杭大都會文士
輩出盍往交之翺遂挈家寓錢塘牧薄遊山水時翺
病篤望牧不至作詩懷之蓋絕筆也牧歸悲惋不已
誄之曰上世之士以文顯而君窮於文痛哉臯父著

有洞霄志
鄭思肖字億翁連江人父起字叔起號菊山爲安定和靖二書院山長淳祐中鄭清之再爲相起憤然曰端平出師兩京之敗皆清之誤國之罪卽登其門大罵曰端平敗相何敢再壞天下耶清之怒執起及其妻子下獄京尹趙與簒越一夜俱縱之起後與賈似道論得失累忤其意又伏闕駁姦相史嵩之其正直皆類此思肖入太學應博學宏詞科虜兵南下叩閽上疏辭甚切直不報國亡自號所南蓋寓意不北面于他姓也隱居吳下坐必南向歲時伏臘輒野哭南

向再拜不與北人往來或於人坐中見有語音異者輒引去人亦不爲怪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穴下則爲大宋字也性愛竹嗜餐梅花工畫墨蘭輒不畫土根曰地爲他地奪矣不妄與人畫邑宰強求之思肖怒曰頭可斫蘭不可畫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託附于虜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不得見歎息而去癖於詩不與人唱和辭多激烈輒高吟淚下若不能一日生寡與人合獨往獨來或哆口不語瞪目高視而僵立衆周匝指笑亦不顧破衣垢貌藝語若有所求而不獲嘗曰衆人所行我不行衆

人所不行我行固知取罵於世然卒莫之能改又曰堯舜之聖非吾君也況於湯武乎又況於非湯武者乎嘗撰臣子盟檄二篇其略曰國家大讎未報天下大迷未寤我心大憂未釋生非所愛死非所畏父教於昔母諭於今不得不大一擧而殲賊于以正天地之大位于以閱日月之新光古今忠臣義士英壯激烈高風凜然吾亦人也寧獨不能爲歟坐視君上蒙大難而不救又棄父母所育之身化爲犬羊生不得爲全人死又不得全歸銜寃痛于罔極何忍負吾君何忍負吾父母盍日望中興託之空言如此思肖嘗

謂人曰今無君父世皆爲賊我當爲天地斯道之主主也者主綱常於無窮也人或笑之曰豈少君一人哉思肖厲聲曰正少我一人爾實萬萬不容不出爲斯道立極非不知賊之刀鋸之痛然痛有甚於刀鋸者寧忍避一身之微痛不救天下之至痛也哉思肖祭忠臣文天祥陸秀夫李庭芝之陳文龍單公選趙與擇李芾馬暨姜才趙淮趙昴發夏椅王安節阮正己其文有曰寧受極痛不敢犯義大勇無外與天吐氣如水在地如日行空無所不及有禱必從國運未亨深抱不平飲恨結石當胸而橫願率厲鬼千萬億兵

風聲鶴唳草木人形一戰萬勝覆載清寧厥㦰斯民不育其生其爲文輒斥元人曰賊虜曰韃靼多記革世時事史所不載與所著諸文合以名之曰心史錮之以鐵藏于北禪寺井中以冀後世之或見晚年潛心性命之學卒年七十八

羅公升字時翁永豐人大父開禮爲武岡教授文天祥開督府於閩廣號召勤王兵辟開禮授安撫使兵敗被執不食死公升少有才略以軍功爲本邑尉傷大父死節傾家貲北遊燕趙與宗室趙孟榮圖復宋室知勢不可爲渡錢塘江作弔胥濤賦以自寓著有

滄洲集劉辰翁稱其詩抑鬱委折情辭悽愴難言之義多焉弟宗仁亦不仕元父死廬墓哀泣不御酒肉者七年

程楚翁婺源人德祐末虜兵入臨安江東列郡皆下楚翁結死士謀復郡城事洩被執榜掠幾死賄守者得脫遂從謝枋得於閩及枋得被執楚翁無所依死於逆旅

陳寢立名植以字行漳浦人淳祐進士督嶺南兵馬祥興帝航海寢立以舟師應援後又馳檄諸蠻圖立宋後聞張世傑覆舟變姓名匿九候山臨死命葬海

濵曰猶可南望崖山也弟格爲監簿國亡死之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號雷門家貧聚徒授經供甘旨
養其母江南釋教總統楊璉眞珈者西番僧也怙恩
横肆歲戊寅率徒役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
攫其珠寶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幷孟韋吳謝四后
陵焚其胔棄骨草莽間珏時年三十二歲方客于王
英孫家聞之哀憤亟貨家具執券行貸得白金二百
星仍具酒肴邀里中少年數輩狎坐轟飮酒且酣少
年起請曰若是將何爲珏慘然具以告收瘞陵骨衆
謝曰諾或曰事露當柰何珏曰今四郊多暴骨取寘

以易誰復知者乃斷文木為函複黃絹為囊各署某
陵夜半分授而散遣遂蕝地以藏爲文以告詰朝仍
出酬白金且戒勿泄未幾真珈袁陵骨雜置牛馬枯
骼中建塔杭故宮以壓之名曰鎮南浮屠杭民悲戚
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元主遂命真珈以
宋陵墓所獲金銀寶器修天衣寺珏又於宋常朝殿
掘冬青樹移植於所藏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以識
之每歲寒食輒私往祭酹焉惟粵人謝翱永嘉林德
陽平陽鄭樸翁會稽王英孫實謀其事珏一日忽若
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二王者命之曰藉爾掩骸

其有以報錫爾伉儷及子三人田二百頃後有治中袁俊齋者邀珏爲子師因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珏曰此良是俊齋拱手納拜特加敬禮爲之聘故國之公女給故國之公田後得三子一如所夢　王英孫字才翁會稽人少保克謙子仕將作主簿自號修竹與山陰徐天祐并爲衣冠避難者所宗英孫延致四方遊士賦詠觴娛其粵人謝翶友善楊璉眞珈之發諸陵也唐珏林德暘諸義士會于英孫家協謀收掩陵骨工畫墨竹蘭蕙雅潔不凡如其人品　林德暘字景熙亦曰景曦或

日名景熙溫州人太學生仕禮部架閣客於會稽王英孫家會楊璉眞珈發諸帝陵竊其寳器棄餘骸于草莽人不敢收德陽與同舍生鄭樸翁等感憤不已相率爲採藥者或爲丐者背竹籮草囊手持竹夾匍匐草間遇物即拾投籮囊中又鑄白金作小牌百十繫腰間濳賂西番僧曰今收陵骨他不敢望願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兩朝骨爲兩函貯之又聞理宗顱骨爲虜人投湖水中出錢購漁人求之幸一網而得并與唐珏所收者托言藏佛經遂葬于蘭亭植冬青樹以識之或云德陽所收歸葬永嘉

著有白石樵唱集詩悽咽悲惻與謝翱相表裏　鄭樸翁字宗仁溫州人咸淳末上舍釋褐歷官國子正國亡諸陵被發與友人林德陽同謀收陵骨歸隱鄉山瀑下山陰王英孫特延賓館教授子弟二十餘年林德陽銘其墓有精衛塡海憑霄銜土之句

王炎午字鼎翁廬陵人爲上舍生少年負氣節會文天祥起義兵炎午詣軍門論事天祥欲授之職以母病辭事母至孝三十年不懈尋遭母喪廬墓三年國亡終身不仕天祥被執過靑原炎午恐其遲回或隳前節作生祭文徧張驛道以速其死曰嗚呼大丞相

可死矣華元踉蹌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令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閫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無成而大節亦無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日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爲耶昔東南全盛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南北之勢旣合天人之際可知今無可爲臣皆爲執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無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杲卿張巡爲上李

陵降矣而曰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既不可知況形拘勢禁不及爲者十八九丞相之不爲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蜀王衍既歸唐莊宗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行族盡誅可不畏哉炎午曉進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没退而國亡丞相起兵家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

輓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祖母曰勿慼慼行遣汝歸蜀祖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颺之庶遺魂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讎外國況忠臣義士乎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横亦當吐周粟而及孤竹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爲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絶矣不然或秋暑冬寒

五日不汗瓜蔕噴鼻死排墻死盜賊毒蛇猛獸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或拘囚而不死或遺舊王憂縱不斷趙盾之殺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聞訃則哭及天祥遇害張千里持天祥骸骨歸炎午大慟復爲文祭之著吾汶稿梅邊集

張千里字毅父或曰名毅文字子載廬陵人丞相文天祥之友也天祥旣貴顯屢以官辟不就及天祥被執北去千里與之偕行旣至燕寓於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饋凡三載始終如一潛製一櫝天祥旣被殺遂

櫝藏其首復訪求天祥妻歐陽氏於俘虜中俾收其屍焚之千里因拾遺骨襲以重囊與櫝南歸廬陵付天祥家葬之

鄧郯字光薦亦字中甫因號中齋廬陵人官禮部侍郎文天祥客也郯隨駕至崖山軍潰郯赴海虜兵拯之與天祥俱出嶺別於建康以義行著嘗賦鷓鴣詩寓其意千里既齎歸天祥遺骸天祥子忽夢天祥怒云繩鋸髮斷明日起視果有繩束髮劉辰翁紀其事贊天祥畫像郯又贊之曰目炯炯兮疎星曉寒氣欝欝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

曾謂斯人不在世間鄭當曰天祥奉詔勤王屢躓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沈族而不悔雖人心嚮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張慶之字子善建康人少有志操及長棄舉子業出入經史百氏精思積年擬太玄作測靈又撰孔孟行語絶意仕進好爲山水遊且謂沈冥似海峻厲似峰因號海峰野逸倣五柳先生傳作海峰遺民傳以伯夷蔣詡陶潛司空圖自况時人尚其狷介初文天祥知平江慶之齒諸生之列洎國亡集杜詩備述天祥

平生大節著有海峰文編

滕㙋字仲復婺源人嘗得文天祥所書過金陵驛詩懸於堂日焚香拜泣過西湖拜岳飛墓賦詩以攄憤鬱時人稱其爲學會朱陸而得其同云

衛富益華亭人國亡日夜悲泣設壇爲文祭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聞者墮淚門人私謚正節先生

許月卿字太空又字宋士婺源人父大寧有學行嘗教月卿日殷秀實笏擊朱泚顏杲卿面折祿山簡策有光精爽如此推爾英烈追配古人此高宗皇帝御製李若水贊也爾其識之月卿學于魏了翁有志當

世以軍功補校尉廷對忤史嵩之後登第復率三學諸生伏闕論權相理宗目爲狂士歷官浙西運幹時賈似道當國月卿試館職言不合罷去歸故里閉門著書從遊者衆德祐初欲以月卿督師禦虜未幾國亡深居一室製衰服哭但書范燦寢所乘車數字不言幾十年雖言亦如病狂卒年七十謝枋得嘗署其門曰要看今日謝枋得便有當年許月卿人稱山屋先生

汪炎昶婺源人受學於許月卿隱居讀書衣冠動作言語禮度猶然宋人也執匙伏枕不暫廢誦習遂淹貫宏博其教人步庭陛階具有條序後生小

子見炎昶咸以爲前代遺賢而炎昶亦自言曰吾古逸民也學者稱爲古逸先生家貧事母孝母年八十有九而炎昶亦老進食奉水必躬自爲之及疾病整冠坐斂手逝炎昶嘗從孫嵩遊（孫嵩字元京休寧人貌怪奇趣尚幽潔以薦入太學國亡悲不自勝歸隱海寧山中自號艮山誓不與世接杜門賦咏）李如靁臨武人自號月溪逸士國亡隱居力學恥學舉子業嘗曰予宋之遺老也雖未委質恐事異姓凡有作直紀歲不題元年號

吳欽休寧人補府學教授國亡題其所居之屏曰殷

周雖代而首陽自存晉宋雖更而陶徑自若

陸霆龍華亭人咸淳進士國亡棲隱講授衣冠不易嘗自贊畫像曰勤勤劬劬耽嗜慕悅而不舍者聖賢之書趑趑趄趄畏懦退縮而不敢者勢利之途或者見之而指笑此必抱遺經行古道之士

李士華崇仁人國亡人皆着方笠窄袖士華獨深衣幅巾人以爲迂士華曰我故國之人義當然耳

曹應符華亭人謹身飭行鄉里推重景定進士官廸功郎國亡隱居不仕族人光遠亦進士官軍器監簿國亡衣冠不改人稱大頭巾相公

王漢老仕至知明州國亡誓不過江不入城市以壽終焉

眞山民不傳名字亦不知何許人但自號山民云李喬歎以爲不愧迺祖西山文忠公由是知其姓爲眞氏嘗痛恨身値亂亡之世深自湮晦世無得而稱焉人或比節於陶淵明惟所至好題咏流傳人間然皆探幽賞勝之作未嘗有酬應語

濳音字聲甫新昌人甫十歲聞崖山之變昏迷不食者屢日見長者談崖山事輒涕下及長絶意進取衣服禮節皆因前代掇野蔬以自給或勸之曰夷齊尚

矣陶淵明雖爲晉守節未嘗不食粟今何自苦乃爾於是躬耕世田十餘畝非其力不食嘗從吳澄學澄以薦召欲行音止之不從遂築室南洲山中扁其軒曰待清隱居不出居閒感憤形之賦詠廉訪使檄使之應召音固辭歎曰泉石痼肓非其時莫可瘳也乙未歲卒年八十六時　明太祖皇帝已渡江取太平路待清之兆始符矣

章鑄字子壽吳興人仕爲修職郎讜直敢言國亡歸隱于家元主召之不就自以世食宋祿未嘗北向宋人之仕于元者鑄皆絕之不與往來

陳存湖州人歷官御史國亡元朝七徵不起絶穀旬有四日而卒

袁士元鄞縣人父鏞咸淳進士虜兵至鏞詰軍前責以大義遂見殺後士元薦爲國史檢閲官不就

謝國光華亭人咸淳鄉貢國亡程鉅夫薦之輒杜門稱疾

陳深字子微平江人國亡閉門著書或以能書薦之替匿不出自號清全著讀易編讀詩編讀春秋編子植字方叔有孝行屢辭召不起善畫工詩自號慎獨癡叟

胡幼黃字成玉咸淳末登第時伯顏入寇宋之取士迄于此科壯元王龍澤榜眼路萬里探花郎幼黃時有三不得之說謂龍在澤飛不得路萬里行不得幼而黃醫不得授節度推官國亡退隱于家元搜求遺士幼黃避隱不出

胡次焱字濟鼎婺源人咸淳進士官貴池尉元兵南寇脫身歸家以易教授鄉里或以仕進招之次焱作媒蘖問答詩以見志

孫潼發桐廬人咸淳進士官軍器幹辦公事國亡避地萬山中程鉅夫以潼發應遺逸辭不起

方逢振字君玉逢辰弟也景定進士歷官太府寺丞簿國亡退隱於家元主詔程鉅夫起爲淮西按察僉事辭不赴講學於石峽書院學者稱山房先生

堯允恭字克遜海陵人咸淳鄉薦國亡專意經傳江浙行省兩檄充濂溪東川書院長皆不赴安貧樂善自號觀老人世嘗稱其古心絕俗清氣逼人

陳應麟字天祺鄞人元主徵之謂使者曰吾祖宗世爲宋臣不忍食異姓祿固辭不起

汪復字師顏婺源人寶慶進士通判揚州致仕部使者勸仕復愀然曰亡國大夫復踽踽爲世用耶

殷澄字公源華亭人元兵入華亭將屠之澄奮言不顧虜將感而止全活以萬計伯顏聞而義之授總管澄即棄去野服隱居放浪九峰三泖間

吳定翁字仲谷臨川人清修文雅薦辟相望終身不爲動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人

游汝字治望德清人咸淳進士歷官福建提刑賈似道當國汝與論事忠誠懇懇國亡隱居蒲大全薦爲福建路總管固辭不就嘗大書衣背云前宋提刑今爲百姓

欽德載吳縣人仕計議官國亡不肯送降欵元兵生

致之欲授以官德載裂其版授書即遁隱碧巖山中自號壽巖老人

蔣捷字勝欲陽羡人德祐進士國亡遁跡不仕臧夢解陸垕交薦其才卒不就平生著述一主義理學者稱爲竹山先生

鄭君老字邦壽長溪人咸淳進士國亡徵書旁午竟不起學益篤守益固學者私謚之曰靖節先生著有五經解疑梅壑集

陶椿卿字均壽定海人以禮經魁鄉試覆試俱魁父卒廬墓終身元初被選舉力辭不起鄉邦異之

危復之字見心撫州人太學生師事楊漢博覽羣書好讀易工於詩累被徵辟皆不起隱於紫霞山中學者私諡貞白先生

黄淼字水心歷寧人通經史百家景定中鄉薦國亡不仕隱于天湖山築室數椽四圍植柏每自愧不能如夷齊之餓死著有正一齋集

吳龍翰字式賢新安人咸淳鄉薦授編校國史院實錄國亡不仕築三層樓終日吟嘯其中樓前有古梅一樹遂自號古梅

姚獬孫字應獬慈溪人官國子學錄正身率下勤於

駱廸博學清介國亡不仕退隱雙峰有雙峰集

陳汝逵雷州人國亡隱居不仕病將歿預刻碑曰有宋陳四五公之墓囑其子曰愼勿改也

汪庭桂字秋芳婺源人舉進士國亡絕意仕進授之以官以終養父母辭不就士大夫高之

倪文一字元芳福安人咸淳進士官淸流知縣國亡隱居徵辟不起嘗有詩曰編籬已種淵明菊

俞德鄰字宗太丹徒人性孝友樂施與博學多識咸淳進士以文章負重望元兵刼質軍中不屈卒全其身以歸行省交辟皆不就優遊林園能保晚節著佩

韋集建陽熊禾稱其詩閒雅冲淡中有發揚蹈厲之意其體要皆關綱常不可與詩人文士例論云

張山翁字君壽其先晋州人景定進士德祐初爲荆湖宣撫幹官鄂守張晏然議納欵山翁以書責之晏然既降山翁被執不屈行省官賈思貞義而釋之後居黃鵠山聚徒教授著南紀緇林集

詹應陳字俊卿舉進士調衢州戶曹虜兵南下三宮赴北應陳爲虜所獲使治馬芻虜帥欲任以行軍書記應陳辭以不善書因逃歸琴書自娛有薦之者應陳辭曰山林之士避名久矣服儒衣冠而効羝乳吾

不爲也

黃申井研人閎慶進士調樂安丞虜兵掖撫州樂安令率其僚屬聯署降狀申獨抗不往吏民强昇之申陽死令亦無如之何申有惠愛至暮吏昇置中堂得免遂去隱巴山以終

牟巘字獻之湖州人學士子才子擢進士官至大理少卿當國亡之際巘已老退不任事矣與其子應龍自爲師友討論經學以義理相切磨於諸經皆有成說惟五經音致盛行於世當時遺民故老伊憂抑鬱每托之詩篇以自明其志若謝翺林德陽之流邈乎

其不可攀至若仇遠戴表元輩猶不免出爲儒師以升斗自給巘以先朝耆宿皭然不緇巋然爲後生之所矜式著陵陽集程端學爲之序謂其出處有元亮之大節不當徒以詩律求之也應龍初辭留夢炎之招後爲上元主簿君子惜其前貞後黷云

王昌世字昭輔鄞人尚書應麟子恩補承務郎未及仕國亡應麟杜門不出朝夕取經史講解論辨昌世甫十歲性孝友怡怡聽受殊聞異見無不究悉應麟所著撰昌世搜輯考訂贊助爲多蓄書萬卷燬于火露鈔雪纂至忘寢食書以復完

洪希文字汝質莆田人父德章號吾圃以貢士爲興化教諭會兵亂父子同居萬山中朝晡盂飯燒芋咬菜相倡和無愠色德章有集曰軒渠希文有續軒渠集

陳敬叟字炳然臨武人博學能詩文咸淳進士官耒陽學錄德祐北行遂與其子章伯隱居不仕益肆力於詩文有巽溪集章伯字奎龍義不事元棄舉子業濶略不治生業茅屋數椽室中釜盎無一完器惟閉門讀古書著巽溪嗣藁

劉羋鄞人當宋末知國事日非隱居教授絕意仕進

學者稱爲南窻先生子汝舟字端父確守父訓平居無戲言惰容郡之名士相繼來居一時林下衣冠爲盛

胡仲霖高安人國亡耻食元祿與其子希俱隱遁潔身以終

汪灝字季夷弟瀚字幼海奉化人父懋卿與弟森卿國亡俱杜門著書灝瀚傳家學治易春秋躬耕孝養灝從海陰陳嵩伯講學著有蠙臺集灝先卒瀚爲馬稱德所薦授衢州路學錄辭不赴

陳桂孫茶陵人父天福歲凶發廩平糶貧不能糴者

輒周之後桂孫及弟蘭孫俱登第慕義樂施有父風遭國亡不復祿仕營東山書院爲終身計博學好古輯文選補遺

趙必漣字仲連崇安人開慶中以父蔭當補官不受築室黃柏里自號山泉植梅數百株名其居曰梅花莊與弟若櫬觴詠其中精于醫有倚梅吟稿若櫬字自木山水間遇會心處輒止數日

梁棟字隆吉湘州人登第調仁和尉入帥幕聲名藉甚國亡下歸隱武林弟桂字仲砥入茅山從老氏學棟往依焉遭詩禍名益著江東人士從者甚眾蓋遺民

之曠然者也

應本仁字本立鄞人以家世爲宋臣義不仕元隱居城南博學好禮喜施與慷慨有大志嘗慕范仲淹規建義莊𢇁屋五十間割慈溪腴田五十餘畝收其歲入賙其親族里黨之貧者與昏姻喪葬之不能舉者又建義塾延名師訓導親族里黨之子弟供膳服用悉有常制時其出納定其條約使後孫世守之

岐裕齋解州人逸其名國亡隱居以學行聞於世時人稱裕齋先生嘗於所居西南建孔顏曾燕居堂及學舍歲時率鄉人修祀事習禮儀叙鄉飲敎樹畜敦

行藝

貢士濬力學尚節國亡不仕嘗建義塾以待四方學者鄉人尊敬之

汪宗臣婺源人入元不仕孝友天至子姓同居庭無閒言

趙孟堅字子固海鹽人系出安定郡王寶慶進士歷官翰林學士承旨修雅博識工詩文書畫船載琴書尊勺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縣令梅巖到船求謁孟堅飛棹而去巖佇立岸上言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殆謂先生歟從弟孟頫自苕中來訪孟堅閉門不納

夫人勸之始令從後門入坐定問弁山笠澤近來佳
否孟頫曰佳孟堅曰弟奈山澤佳何孟頫慚退便令
蒼頭濯其坐具 趙孟頫字景魯秀安僖王六世孫
也居吳興年十四蔭補承務郎轉官高郵軍判官國
亡浮沉里閭不求仕進性重厚寡言日以翰墨爲娛
手書九經一過喜與名僧遊明窓淨几焚香瀹茗四
時花草婆娑愛賞欣然自得其妻故吏部尚書陸德
輿之女德輿亦遺老也 趙文孫字道鳴初名必韸
商王九世孫居晉江咸淳中恩賜出身除長樂縣主
簿國亡遂易今名不接流俗專以講誨爲事 趙偕

宗子永魏王廷美之後自以前代宗室不求祿仕隱於大寶山學者稱爲寶峰先生　趙孟僩黃巖人宗室也嘗師劉辰翁文天祥開府浙西辟爲從事僅五十日而軍敗孟僩遂爲道士又爲僧自號三教遺逸著有山河汗漫集

文天禎廬陵人天祥兄也寶祐間鄉舉署廣濟學諭造士有方以弟天祥死節不仕元遂居廣濟家世業儒　文應麟天祥孫倜儻尚氣節景定中隨其叔璧守惠州璧降于元應麟耻之携二子遁于東莞之東渚子孫爲名族云

劉揚祖字弘宗慈谿人景定進士爲崇文院校書郎時賈似道執政人皆爭附揚祖獨挺然言事忤旨斥外後知將樂縣又言時政斥外遷刑部員外郎似道事土木求珍玩揚祖又疏論之見國事日非歎曰大事去矣始有隱遯之意逾年而國亡改冠服哀慟不自勝元主下詔求賢揚祖不忍聞遂徙家雲湖山墾田給食自號介白散人以示不臣於元

何夢桂字巖叟淳安人咸淳進士歷官至太府卿知國事不可爲引疾去元朝累徵不起築室小西源自號潛齋深於易爲詩淳朴志節皎然有潛齋集

王鎡字介翁括蒼人嘗爲縣尉元兵陷臨安棄官歸隱湖山結社賦詩憤悶形於詩如青松秦世事黃菊晉人心亦不失風人之旨

黃仲元字善甫績子咸淳中登第陸秀夫薦充益王府撰述官累除至福建參議官皆不赴國亡改其名字曰淵天叟自號韻鄉贅翁窮居稽古深入理奥年八十二卒著有四書講稿經史辨疑

孟文龍字震翁吳人昭慈太后爲世姪孫嘗爲浙東提舉虜兵來侵文龍奮激與守臣議不合遂返故里國亡不出戶庭者三十年著易解大全

徐俊字英文德清人以明經爲國子生咸淳中率六館諸生請斬賈似道疏三上不報國亡遁于林野累召不起語及宋故輒泫然流涕私諡安節先生

葉夢鱻建安人應聘赴臨安少帝北行遂隱于西既講學爲事著經史要旨

伍典章汴人失其名德祐初爲翰林典章虜兵陷臨安庚官奔散典章扈從端宗至厓山不去國亡遂居縣之西鄉文章里

文天錫字純正金壇人五與鄉薦官寧國主簿辭不仕宋亡隱四平山中皓首窮經著述甚富

金履祥字吉父蘭溪人補太學生博學篤行不事進取以匡濟爲任師事何基王栢會襄樊圍急國勢阽危履祥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趍燕薊則襄樊自解且備叙海舶所經歷歷如覩朝廷不能用德祐初起爲史館編校辭不就國亡履祥以宋室遺民孤節自矢屏居金華山中寄情嘯咏窮約以終宋亡以後所著文章止書甲子名其集曰亂藳季子有俊才而夭履祥甚悼之又名其集曰噫藳因題之曰自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缺自壬辰之慽而身後之望孤曰亂曰噫所以誌也著通鑑前編臨終戒其

子曰吾嘗三十餘年用心於此書所得之學亦略可見吾且沒當使許謙錄成定本此子他日必能傳之卒年七十二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父觥淳祐進士謙生數歲而孤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稍長受業于金履祥先是何基學于黃榦傳于王柏履祥學于柏而謙傳履祥之學世稱為四賢推原其統接於朱熹云薦之者章數十上而終莫能致隱居金華山不出里閭四十年浙東廉使王繼學嘗訪謙稱滿氣逼人可畏明日薦之有錄其舉文至者謙方講說曰不一視及門者甚衆獨不授科舉之文曰此義利所由分

也卒年六十八門人稱白雲先生著有四書叢說詩名物鈔　陳天瑞字德修臨海人侍郎公輔之後咸淳進士師事王栢志潔行廉爲金華令有能名隱遯林壑詩文極高古效陶淵明只書甲子　黄超然字立道黄巖人王栢門人也兩與鄉貢國亡不仕築四清道院居之深於易著周易通義發例或問釋蒙等書　于石字介翁蘭谿人貌古氣剛喜詼諧業詞賦自負甚高年三十而國亡隱居不出其詩豪宕激發氣骨蒼勁望而知其爲山林曠士也自號紫巖金履祥序其集　徐鈞字秉國蘭谿人以父任爲定遠尉

國亡隱居家故多書盡讀之至古今興亡之變治亂之故有慨於中發爲詩歌名曰史咏許謙爲序熊禾字去非建陽人咸淳進士嘗從朱熹門人輔廣而學博通五經授霊武州司戶叅軍値國亡築雲谷書院汲引諸生以道自任謝枋得忠義士也嘗自誓曰不見南朝不著韈聞禾之名自江右而至共談宋亡之恨因相與抱持而哭曰今天下皆賊不爲賊惟足下與我爾禾又築鰲峰書院改名鉌字位辛以自晦嘗撰考亭書院記有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之語臨川吳澄亦撰此記聞而止之曰江南

有人矣禾自號勿軒亦曰退齋著四書標題易經講義

胡三省字身之寧海人博學能文章寶祐進士官朝奉郎德祐初賈似道出師辟與偕往言輒不用及師潰三省從間道歸值國亡隱居不仕著資治通鑑音註及釋文辨誤百餘卷德祐丙子避地越之新昌失其書亂定復購他本爲之註歲乙酉書成即元至元二十二年而註中凡稱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盖牟城註曰大元遼陽府路以宋無此地不得已書之

丘富國字行可建安人嘗受學于朱熹之門人淳祐中登第爲端陽僉判國亡不仕著周易輯解經世補遺

金若洙字子房休寧人受學於程若庸寶祐間鄉薦官黔江縣令國亡歸築東園隱讀其間著性理字訓集義

林應成字汝大咸淳中登進士第歷官宗正寺主簿國亡隱居不仕孫以辨通易書春秋尤善說詩時以科目取士以辨不苟求合究心程朱之學

兵蔡字吉甫同安人國亡避居海嶼中自號釣磯風

度凝然如振鷺立鶴有志考亭之學不求人知著易解義書直解詩口義春秋通義周禮補亡下

劉友益字樂三永新人國亡卜築萬山間杜門不與世接著通鑑綱目書法歷三十年而成

程煥字時可豐城人兩與鄉漕薦入元不仕著有易傳宗書傳通詩傳徵學者稱嚾山先生

繆主一字天隱永嘉人太學生嘗上書攻賈似道國亡隱居教授著易精蘊

劉辰翁字會孟或曰名會孟盧陵人太學生廷試因言濟王無後可痛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忤

賈似道意置丙科江萬里薦居史館又除太學博士皆固辭國亡不仕隱居求道自號須溪嘗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爲蘇武節李陵詩

黃公紹字直翁邵武人咸淳進士自號在軒國亡隱居樵溪長齋奉佛嘗曰少時讀康節詩有車書萬里舊山川之句每恨此生不見斯事今四海一家而余老矣惟知北遊玄冰之上問道於無爲而已著韻會舉要

錢選字舜舉號玉潭霅川人景定進士元初有吳興八俊之目趙孟頫爲之首而選亦與焉及孟頫被薦

諸人皆附取宦達選獨齟齬不合流連詩畫以終其身

龔開字聖予淮陰人少負才氣博學好古尤邃經術嘗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中國亡節操愈益高峻作文天祥陸秀夫傳吳萊稱其不減遷固而詩蒼老有力開感時憤激作宋江等三十六贊因曰江之所為雖不得自齒然其識性有過人者古稱柳盜跖為盜之聖以其守壹而至於極處若江者其庶幾乎跖與江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無諱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為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

流四海嗚呼與莫逢聖公之徒孰若踽與江也
陰幼遇字時夫奉新人登寶祐九經科五世同居國
亡不仕著韻府羣玉兄幼達字註釋
李句金字仲和號竹山溧水人以進士爲無爲軍節
制官入元不仕工書法撰稽古韻存古正字編
陳仁子茶陵人宋末應薦舉不仕於元博學好古輯
文選補遺同時有王顯謨者亦抗節隱鶩山
宋秉孫字彝父建陽人篤志厲行博學能文嘉定進
士官主管館閣文字國亡不仕以賦咏自娛
俞琰字玉吾吳人寶祐中以詞賦稱國亡隱居不仕

於書無所不讀精於易好鼓琴所著書千餘卷

金應桂字一之號孫壁錢塘人嘗爲縣令元初隱居鳳篁嶺著書工書畫性高亢不肯爲人下筆

汪元量字大有號水雲錢塘人以善琴事謝后王昭儀從三宮留滯燕京元主聞元量善鼓琴召使鼓琴一再行髮髮有漸離之志而無便可乘遂乞爲黃冠南歸元主許之少帝及故駙馬楊鎭丞相吳堅留夢炎叅政家鉉翁文及翁提刑陳杰昭儀王氏宮人王清惠張瓊英凡二十九人釃酒城隅賦詩餞之元量鼓琴叙别哀音促咽莫不淚下如雨元量長身玉立

修髯廣額音若洪鍾在燕日訪文天祥于獄中倡和詩多記北遷事少帝及故宮人學于元量皆工於詩詞及南歸往來彭蠡匡廬間世莫測其去留

何時字了翁樂安人知興國縣文天祥辟署帥府機宜後歸鄉里天祥開府南劒時又起兵趍興國復崇仁縣未幾虜兵奄至軍敗削髮爲僧竄迹嶺南賣卜以自給因號堅白道人

杜濬之字若川明春秋領鄉貢革世後感激自悼矯行晦迹寄食西峰僧舍以終嘗以詩述志云寧枉百里步曲木不可息寧忍三日飢邪蒿不可食

雷思齊字齊賢臨川人國亡獨居空山中去儒服爲黃冠師人稱空山先生撰易圖筮通辨義載於道書
中詩豪健有奇氣

雅亭遺稿卷之四

酒田氏蔵
川宝太之